

卷九十四

厚德錄

卷九十五

東坡志林 白虎通德論

卷九十六

詔謀錄

說部

九十四之九十六

說郭卷第九十四

厚德錄 四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肯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黷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者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父母訟於州、愈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物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弃屍水中遂失屍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能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

若水廳事詎之若受富民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 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有何人報曰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為 上出語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暮為樞密使朕所以擢任爾者以爾為賢爾乃不才如此爾尚留此安侯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執一幅紙詔書誅二轉運使雖被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日乃召呂端等問之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貴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落招討知秦州

曹彬侍中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未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發誠心自誓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然香為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矣曹彬為侍中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被其舅姑必以此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其用志如此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公脩同在館乃同脩起居注槩性重
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
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
制誥會脩甥嫁為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覓語連及脩
時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朝廷疾韓范者皆欲交
致脩罪云脩與甥亂 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乃上尚
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誣讟臣
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
上不悅人皆懼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坐降為知
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諭槩令求出乃出知蘇州遭喪去

官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先為學士奏雖不報
時論美之

天章閣待制張昱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地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
使州杭衛事多齟齬不敢干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地如
衣厚口食通判石待奉以為虛費申轉運使罷之兵士怨怒遂作亂殺守將
朝廷知遣知制誥田況責詔諭旨乃降方其未降也中貴人楊懷敏與張昱
之不協令軍中密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昱之首我當降若賜昱之首宜可
得 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即于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
弼宣撫河北過之即遣中使還

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局量

童郇公得象之高祖見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号章太傅其夫人練氏
智識过人太傅常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餽美姬進之太傅
歡甚迨夜飲醉夫人密擇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為南唐將攻建州
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遣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
將屠此岷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及其金帛并旗弗
受曰君幸息舊德顧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宋俱死耳不願獨生
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吳子及第至
建官者甚中余在房子孫無及第者其父亦入房子孫出經五房耳
趙清獻公閱道于熙寧中以資大政知越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
六七諸州皆榜衢路五告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独榜衢令有米者任增

加難之於是請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閱道
治民所在有声在城都杭越尤著

至河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
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旦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
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
仁宗遣稼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十非忠手既退介甫謂閱道
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景仁云

王達者也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
為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余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
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執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

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余日暑賤思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出城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之防者過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手暑河朔人不習嶺南水玉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教日暑感志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毋守暑屍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者見皆為流涕歿暑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乎達賊隸也隸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乎哉嗟乎彼所得於暑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矣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疾目窺視猶惧其禍延及已也畏猛火遠避去又從而擠之以自

脫敢望其憂卹振救也耶彼雖魏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

夫必羞之

出司馬溫公陳水紀聞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肯許遂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後事如礼久之其子乃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法華窮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励操為鄉間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騎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驚喜

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々或捕得數大並誣以樞密章某之子誕之所鑄也初遣監察御史沈時既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閱實以聞時宰大怒別選煅煉誕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以死章舟迂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章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復當此大抵章之失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為世之戒矣

建炎間侍御沈公追贈直龍圖閣詞云士有屈於生

前而伸于歿後方其臨事執義以行其志亦奚暇擇利害於當前而

冀顯榮於今日哉是可嘉歎也爾以直道居御史府執憲不迴是為稱職而擅權誤國之人方且疾惡而排予之今公朝得明昭爾積年之無辜使雖沒世而不泯龍圖寓直職號清華精爽尚存歆予展寵紹興己卯正言先生除監察御史詞云

先皇帝有賢御史以議獄不撓忤病臣至於流落以死朕嘗伸展錄之典思其人而不及見况有令子克濟其美者哉以爾樂道修身勇於為善義冠在在刊有粹然安靜之風朕既知之矣賜觀所送察言可用其以相寺推朕為予司聰紹興家聲則名稱報

陳安節季士云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有人為運負所迫欲自經者惻然盡以所賣贈之而親釋縛因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飢渴乎曰然指路隅行前令食之堅可不咀徐傾小瓢水於長以

飲之生飲水頓覺精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為詩頗言人未來事後祝髮為浮屠參議何大圭自閩來云與師熟所遇乃鍾離先生至今往來不絕

出方勺泊宅篇

韓魏公以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於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足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未試公然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世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于市中傳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再適朱氏公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及顯非賓客

不重肉妻子僅能自充然好施與所得俸祿盡置義莊以贍宗屬泛愛樂善故雖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姓字二宋亦貫之年同於廣合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繡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能活數十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趨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悅思良久乃笑而問曰前所居堂下蟻穴為暴雨所浸羣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渡之由是蟻命得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小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中首選 章憲太后當朝謂不可以第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言為不妄

趙閱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兒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
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不樂曰吾于此翁三世為鄰矣忍
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壹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
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
者數十萬人曾子固作救災記備述其事

出陳止敏
遜各開覽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
告曰吾善鍊水銀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
封誌納文正怀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長子
已長呼而告之曰向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俾我收之今汝成立
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受之封識宛然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晏一奴竊銀器數事於
怀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為宰相門下厨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
竟不沾祿奴棄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于某者皆得官矣

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誠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
銀器數事乎我怀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
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存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
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番也奴震盭駭泣
拜而去

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卽公得象為相乃以諫
官歐陽修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他并拜不一是時石介甫為國子監

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為不肖又有
手劔姦倖桂之句頌出泰山孫明復謂介甫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
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徠山而病卒會山東李子孔
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夏竦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
矣尋有旨編管介子於江南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
時呂君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挈戮不
足以為酷萬一介死未嘗報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塋何以示後世耶中使
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君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有內
外親族及會葬門生何慮數百至於卒柩變相必有凶肆之人今皆檄召
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召也中使大
以為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凶肆棺斂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
保證中使特以入奏仁宗亦悞竦之譖尋有旨赦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為
長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
公詠知益州車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張不欲
絕人情遂以自買一婢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
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仍處女也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飢斂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
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
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一境閭子無夭闕者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高君子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高女將出適買婢以從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穴處惻然淚下鍾高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如此穴地為愁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高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兩故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高君遂呼牙會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高君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時於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報吾女之奩篋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益書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子女配吾君子然後君別求良配以嫁君子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苛事前

筆之所常行今則不復得而見矣

出魏泰東

軒筆錄

竇禹鈞范陽人為諫議大夫致事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枝老仙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偁曰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求禹鈞唯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竟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於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券以其女為妻曰善撫養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

以前梁高鈞不問由是父子備高鈞像晨與祝壽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果一人涕泣而至高鈞問之對曰父梁犯至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親置酒昏忽失去今父梁不復贖矣公因有喪不能自奉公為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敗絮由公活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奉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數歲支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師致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需者咸為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

見聞益博尤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年實無子壽且促我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壽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雷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未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高鈞愈積陰功年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出范文正公竇
諫議事跡記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一兒偶墮水甕中群兒譁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艱難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
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
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廬捷徑而去
到家拜啓侍立良久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曼卿為三喪未卒方晉滯
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
矣

出僧惠洪
冷齋夜話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襄經數人營
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
未具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支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趙鄰幾人好孝善著述

太宗擢知制誥逾年卒子來之亦有文

前以賊事死塞下家貧極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
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
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來幹林白楊侍郎徹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
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久而不能恤舍人之拙不遠汝遠矣即
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祖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
以勵天下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
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答曰泊於貧耳問其所
欲曰得十千足以得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甚貧
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晉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鄉里稱

君為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及姪傑傲繼登進第
今為曹南令族

司門郎中王維維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
宗道方為司戶參軍家貧食口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人懇王
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詐魯私貸緡錢并州劾王王諭魯曰第
歸罪魯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於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
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
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過業併得罪
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猶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禮如無
憚恨也由是沉困銓管二十余年晚用荐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白

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侍殿中

仁朝目魯曰豈卿也魯遽稱謝且

具陳其實

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

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景典名郡晚年田園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庶賢

為善之報也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道路乘民未飢莫富者得錢幾
萬貫分遣牙校抗海糶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賣
以其直糶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蓬
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存席鹽蔬日與飯參表有疾者給藥以治
之其願歸者具舟貯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按堵不知其
凶歲也故其民受之君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狀頒下諸郡熙
寧中命官于通距公之治愈四十年而民猶詠稱不已

賈詢廣都人周儻有奇節輕財上義樂濟人之難王均之叛縣宰初偉
奔山中無以自匿情不能行詢負匿其家又使親黨護送帥府曉卒免
害曉感之作義士傳刻石三聖院刘揮僉判哀族之人不能為生者賣田數
百畝以養之初范文正公肅文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豐厚
方能其志而揮於初仕家無余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蘇子美慶曆中監進奏邸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余享賓
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獄皆
一時之名士都下為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容言於

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 帝悔見于色魏公

仁厚凌賢實可尚矣

出蒲中行
泚水燕談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與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
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座承事之下詢
顧詳欵似有欵歎之意公詣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今具常所衣
服未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
遇如此具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
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雜食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
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今索公囊
金二吏掖之使端吏四拜黃公後喬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青紫
張忠定公詠在蜀主帥平賊如草偃草亂久不得寧息公謂主帥曰有平民無言
者在黨中亦宜治之翌帥送賊三十余人請公治之悉給公憑遣之曰各着業去帥怒

曰何擅從賊人公曰昨日李順賜民為賊今日僕手足下化賊為民用固邦本
張忠定公言書與今丞相致公南陽張軍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軍
之上吾上府帥書言軍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之文近軍之文則
未知軍之行遠某之行萬矣遂薦軍為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
相先不然未足為士矣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兒為
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之給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

極幽慝使之然爾故憫之

出李昉張
乖崖語錄

楊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致詣府訴其事以
狀白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從伊畢竟須知未有時試上含元殿

基望我風秋草正離、子弟不敢復言

出楊文
公談苑

故事州丁崖州謂陰詐然亦有長者言 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

及輒稍退不卷止作色曰如此耐耐問輒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

一言則齏粉矣 真宗欣然嘉納

出嘉祐
雜志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雖多舉駁則官當
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以上請燕肅判刑部奏大聖三年天下斷
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可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
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料以罪自是在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
可憫法可疑者無不貸免自天聖四年距今蓋五十四年貸免無慮數
萬人古所謂仁人之言庸有之矣

賊方張淇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万蓋二十年矣淇發其奸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寬吏吾以聞淇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推二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郭愧且歎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淇乃簡肅公之婚

王璋惠公隨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成通人飯執而入縣石務均之公為縣吏為償錢又假之館之於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二日均醉令王起舞不中節歐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肯害之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鉞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尋而王為叅知政事

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以此知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

山范蜀公
東齋記事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蓋絕宝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宝愛開燕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繡衣致

玉盞其上且將用之酌酒遍勸坐客俄為吏將誤觸臺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寬大厚重如此出吏奇翰
明談

曹武惠王彬因朝名將勲業之盛無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危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處物蓋如此出歐陽文
公歸田錄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連宅數今十十忽一夕道去有女將十歲美
姿格自馮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恨之祝夫人曰願如已
子之育於室訓教婦德佻成求偶嫁之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潔
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婚亦頗良具奩繫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
歸舊京聞之論感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
以報出僧文瑩
相山野錄

宮雋火災 真宗驚惶語王文正公旦曰兩朝所積朕不敢妄費一
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
賞罷有所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灾如此臣當罷免斷上表待罪上
乃降詔罪已也許中外上封事言朝廷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灾

乃王宮失所火禁請置獄上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
乞獨言初火災 陛下降詔罪已也臣上言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
詔有違天意果欲待刑願罪臣以明無罪狀上欣然聽納免死者幾
百輩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
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
史獄案劾王文正公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者卜者家藏文字
皆與之算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朝事臣託往來亦曾令
推步星辰其狀上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
如何公曰臣不欲因以不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文府即時

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款因而拊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
旨已寢焚去之

出王素正文
正公家錄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極者就崇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
袖覆之仰首于各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而自見且愧且
歎曰真天下盛德也

韓魏公嘗言內官王昭德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
歐陽公款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世昌鞠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仍
乞不錄問昭德時為助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款盡公道尔鍛
鍊何等語耶歐公遂清脫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其他宦燭然公鬚

公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
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軍中為之感服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攷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

年未嘗語之言及

出王嵩叟忠
獻魏公別錄

王沂公曾留守洛師歲歉里有困積者肌民聚黨取鄰即以強盜
論根死者甚中公但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仍
上言國初澁浙未下之日嘗命陝雍晉絳歲漕粟以赴京師遂
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于今賴之校書郎張子奭居三
川嘗問取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

貪膏無狀民將具訟又出書一軸悉教其罪且曰為吏至此誠不足念若奉
以成獄則平民懼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爽對以漢薛
宣故事公領之未幾檄召今至府面詰之仍示以鄉表書軸俾自閱之列
首伏不敢有隱且永解去翌日以疾告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出王所錄
言行錄
工部侍郎胡宿為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校
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四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失
望以為厭已遂辭去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教貧惟此飲器
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卒至顯位

朝士刘廷式本田家鄰舍公有一女約與廷式為婚後契濶數年
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閭訪鄰公鄰公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

困餓廷式使人甲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病仍以庸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
堅不可曰与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
睦其相携而後能行凡生教子嘗坐小譚監司欲逐之嘉其有
美行遂為之潤畧而後廷式嘗勾江州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
蘇子瞻凌其義為文以美之出沈存
中筆談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止公前騶不知其為父子而遽呵辱之是後每
見斯人必有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京師人有以金銀魯錦實二篋託付於其相知數年而死彼人歸
詣其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
也其人曰我躬受之尔父豈待券契与汝必預聞哉兩人相

推無敢當其人遂持以白于官時包孝肅公尹京驗寃其實斷
與其子世倍之說皆為今人無復良心惟知有利耳聞二人之
風可以釋一世之疑

蘇子瞻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与
通家一日京為其父友人與鼎臣求聞達于臣廷鼎臣即繳其
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以叙別鼎臣妻慙不出
京妻立廳召鼎臣幹僕與之曰我來既為往还之久欲求一別亦
為乃公嘗有教帖与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
焚之而去

出呂言
明語錄

元祐中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李方諸人

同觀文理乖繆撫掌絕倒范純夫偶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
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生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
見純夫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奉且不可况大科乎此必有人相
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吳中辭謝而去

出晁氏
答語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賀織女父母以農為業其夫則負
擔與販往來州郡賀初為婦未旬決其出外經求每一出數年方歸
則數日復出不間一錢濟其母給其妻家貧無賴閭巷呼為不
孝之子所得錐刀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夫还但以
欣然承事飯食漱濯必盡其力未嘗微露風彩言及小妻及于以
食其夫自有所慙負則必非理歐罵之婦亦不知耐对其姑老且

病凍餒切骨婦則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已則寒不營
衣飢不飽食姑又不怒日有凌霄婦益加恭謹下氣怡声以悅其
意雖閭室無人之所亦無怨嘆夫嘗挈小妻至家賀則以女弟呼
之慇懃待之略無愠色賀為婦二十余年其夫在家前後無半載
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此婦生于窮賤之門口不
知忠信之言耳不聞礼義之訓而能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过也故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不謬矣書之以備鑒戒

出危賔王
堂閑語

孫學士元忠朴呂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為呂居仁言元祐間某
嘗對待講冰尖正叔待講謂其止叔有多少好事元忠不說何故只
言其短某因釋然心服後不服深議正叔因思今人如元忠樂善

少矣待講謂滎陽公呂元明也

出良居仁
童明訓

曹彬待中討蜀初克成都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
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泊事寧咸訪其親以还之無者嫁之

出圣宋
摺遺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
五百方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
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與其錢為獄
囚償官遂使數百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
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范文正公少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療病亟囑
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

因受藥以一囊古書小策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

子还之封記如故出延年孫
番公誥圖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廉中臺諫章疏友上必欲朝廷誅殛宰

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為不可遂於廉前開陳方今聖朝

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暗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

卒動且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蓋如父母之有

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如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

恩臣之區、實在於此出范忠宣
公行錄

慶曆忠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

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海悅遠去

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

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公行守臣不

能戰不能禦使民釀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

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無械足以

戰守遇賊不能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与械雖仲約

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釀出

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去欲食其肉傳者過也

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奉方

欲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

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於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

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輒導人主以誅戮臣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款守邊富公自河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之意此夜徬徨不能寐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蘇子由在川志別

李謙溥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數以少擊衆并人患之乃以蠟丸封書說進陽遣其兄晉帥趙贊得之以間太祖即詔謙溥械

送闕下謙溥曰此反間也願以國門保之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

侯可寓遂間有書生病極將為庸醫所誤住于書生無契素特哀其途窮輒以去醫者自為調藥餌病間始與之告別出呂原明呂氏家塾廣記

陳秦國公省華三子已貴奏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先佐及仲季子侍立坐客歟踏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輩子爾後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原

賞儀尚書家法整肅每对客坐即二侍即三起居四叅政五補闕皆侍立焉晉公談錄

韓許國公億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取司掇拾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取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暮取奈何錮之於聖世待心如此昔袁安不以贓罪鞠人其韓公之謂乎

蘇兵部眷充陝西轉運使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殍京東轉運使亦無以為賑洛陽晉守移書求眷粟三十万斛遂移

文陝府如數予之仍奏於朝時同賦謂春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
余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者曰天災流行春秋有卹鄰之義生
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可奇羸賑卹邪曰苟有饋
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 朝廷甚嘉之 出張唐英嘉
祐名臣傳

沈邈嘗為東京轉運使數以事侵宋元憲公庠後任御史又彈奏
庠不可以為執政及庠在洛邈子監趨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
者實以他疾而邈之子府屬所惡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此何足以
為人也人以此稱庠長者宋宣憲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不赦
令釋逋而稽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官覆校限半月以
聞以是脫戒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范文正公為叅知政事會王

倫寇淮南州縣官吏有不能守朝廷盡欲誅之公曰時諱言武備盜猝至
而專責守臣死事不可故守令皆得不誅

司馬待制池溫公父也知杭州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惡池撫其所快事十餘條
奏降知號州轉運既以奏池而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為鈞
償私厨出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私載物犯稅而實從革使之因遣人私請
曰幸憐赦之或謂池獨不能忍也池卒不校人以長厚稱之

楊侍官皆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階上言以謂連年出師国力
曰以威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歐陽修系襄交章劾
奏借我為從官不思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皆不自安求
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揭告迎親杭而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以言相嘲借

曰襄寧以公事詆我豈可以私報也

馬少保亮通判常州時吏有亡失官物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日而盡輸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放積欠官物奏除者數百萬還奏稱旨馬少保以王均反為四川轉運使賊平王將尚誅殺不已亮救全者千余人明年召問蜀事會械送為所誣誤者八十九人至京師知樞密院事周瑩欲尽誅之亮言愚民脇從者衆此特百之一二爾餘皆竄伏山林君不貸之恐遠人危懼重貽朝廷憂帝從之少保為四川轉運使時施州監升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逋二百餘万提點福建刑獄始凡寃獄全活者數十人

馬少保為御史中丞上言近歲以來父祖未葬而多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者不得析居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提民依立塚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立塚濱

李給事行簡為八州軍体量安撫時大飢遂發義倉賑貧蠲耀州逋租除龍圖閣待

真宗駕幸龍圖閣命講周易問訪大臣能否而行簡無怨必恭稱道其長人以為長者

胡侍郎則提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時得吏所匿銅數万斤吏懼且死胡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賀而輕數人之生止籍為羨餘及除廣西轉運按宜州重辟十九人而為辨活者九人

胡侍郎在福州時前守陳降坐堂延蜀儒龍昌期為州人講易得錢一

万事發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為償之
扈諫議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飢道瑾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
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
方諫議慎言為侍御史時丁謂敗遣慎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
于請閔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長者

胥內翰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千頃既貴悉以與族人嘗與謝絳受
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囑偃不發視而焚之且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薛簡肅公奎知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因出俸錢與之
范文正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
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以不精也禁軍代四五十以

上不任被帶降為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十萬人則百
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其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情土之情猶樂舊里
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處國用廢之
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之聲動于四野祥符中退兵無歸
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
軍別立就糧指揮至被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王待制質權知荆南府有媪訴其婦薄于養婦曰舅姑家既勞而婦且奉事無
不謹質曰雖不良獨不顧君夫即取家人衣媪又給以庫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刘吏部夔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余穀則以賑救鄉里貧人前死數
曰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屬

馬少保亮知潭州屬縣有之命卒剽劫為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死者數人亮為其僚屬曰夫能為民去害而乃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案悉貸之

馬少保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賑足朝廷從其言

馬少保知廣州是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法當配隸皆釋之不問又監通課贖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徙處州錄孝行圖於牙民以示民

張諫議師德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時建言有負官物而本非侵盜若博獨貧病者雖督係之卒無以自償請因上慮因上慮因而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副使時屬部歲飢所至廢公廩又募付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其高佑以給酒由是獲濟者甚衆

桃龍字仲孫為許州司里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理奪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者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撤牲富煩監察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方諫議慎言知泉州會歲飢大廢官廩以貸民又恤其鰥寡孤獨民皆愛之至有生子以方兒為名者

張密李逸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為堰以溉民田又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民飢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閩中逸奏聞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監殺者無異君不禁之又將廢播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從之

錢秘監昆知梓州時會歲旱歉民多流移大發常平粟賑之而自劾釋不問

張密學奎守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伏轉運使命奎覆按視牘而辨之時不死人皆服其明通判盧州罷歸會秦州監課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韓連請遣制使按鳳翔招擇奎因言監法起于軍兵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令商人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為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庖而民怨結而與獄者異也於是悉除十州所負奎性甚孝為御史時母病乃齋戒割股肉和藥進之遂愈唐待制肅為秦州司軍叅軍有商人夜宿逐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視之血汚其衣為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寃而知州事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矣

陳龍李從易知處州歲肌有持杖盜發倉者請切減死論於是全活者千余人王待制知漢州會歲大飢乃出俸錢率僚吏及郡豪得穀數万解賑飢民全活者以万計

安撫使韓琦荐之梅諫議摯上言賑民所以為惠也反撓民不便因下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之祗內幹類父適辜為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辟府持命適按劾之為免其子死而父以抵法托言於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令子明年頻生聖象中進士及第

張待即溥知楚州會歲飢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壑矣高待報耶乃發上供倉粟賑之所活以万計因上章待罪降勅獎諭

李諫議應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侍御史時鄆州民有傳妖法者其黨凡百余人捕者欲邀功賞而極誣以不執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吳龍李遵路知崇州會歲歉先期轉市米吳中以賑貧民自他流至者其全亦十八九丁母憂廬墓側號食終制既沒家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贖其家李給事久元通判寧州卒謀亂事覺連逮者衆久元極意辨析止坐首惡殺

人誅之為利州路轉運使至所部會歲飢發官粟數万碩賑民之得不流徙
趙樞密棋為益州轉運使邛州浦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十數人楚
掠疆服又令其辭若無疑者棋適出却意其有寃乃馳入縣獄囚得寃狀釋出之
王待制鼎廉於財父死以財分諸子鼎悉推與季弟及在臨邛轉運使會指
成都新繁縣事又推戡田所入不取後奉使契丹得絹千余疋散之族人一日盡
事繼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奉尤儉約陳節使克咨權通判流內銓時舊
制選人皆用制奏奉乃得京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克時為陳其狀并擢之
陳即中貫擢利州轉運使屬歲飢出所得戡田粟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
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余則皆發之陽發運日華知嘉州先是蜀旱飢而
州民逋官租以鉅万計逮捕繫械歷數年不能償日華至悉奏蠲除之

石中元介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躬耕祖徠山下葬其五世之未葬者
七十喪魯人號為徠先生

刘從事顏為齊州任城縣主簿會歲飢發大姓所積粟以活數千人孝防衛
允則知澤州會湖南飢欲發官廩先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
踰月則飢者無及矣不听明年又飢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報不可允則乃願以
家貲為贖由是全活者數万人矣趙宦察滋知雄州時契丹大飢舊米出
塞下不得過三升滋曰彼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

桑崇班憐暈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之避水者遂弃其粟
而載之得皆不死歲肌聚人盡食其粟尽而止

孫觀察權知滄州鹽山縣有劫盜獄成權疑之謂僚屬曰我武人也獄辭非吾事試召其

鄰里而周訪之皆曰此平居故不事今以為盜則非也既二日果得真盜降詔獎諭
靳提奉宗說監滄州鹽山縣務日嘗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宗說疑之
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且甚願得一別母而死宗說惻然釋囚縛令人與
俱至之家既而更獲所殺人者

康團練德輿為大名府鈐轄提奉金隄至和中河決少吳埽碑東隄頓立口居
民之避水者趨隄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輿以巨艘五十順流而濟之免墊溺者數萬人李仲
昌治資聖掃役兵數千人會雨潦道不通不能得食又以舟脩以食

周諫議湛通判我州日其俗高巫有病輒不醫皆听巫以飲食往不得湛愈為禁
俗之習為巫者又刻方書于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刑獄初江湖
之民畧良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听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余人還其鄉陳

使希亮少時從鄉人來輸李輔死母子貧困希亮以女妻其子而贖恤其母終身

出西朝諸臣傳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
百人招優養良家女為己子者奪歸其父母

曾侍中公亮為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銀沙廢氏田中有強盜者
大理論以死公亮獨曰此禁物也罪不應死下有司議卒比劫盜禁法盜得不死
先是金銀所錢發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

出熙豐故事名臣傳

葉左承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
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
得之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收不以者畜乎隸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棄
識認爾余為立閱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

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耶給內
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畧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
賞且分常平余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揭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
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李文清公沉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已故胡秘監且請尚
州久未召嘗與文清同為制誥聞其拜參政以成啓賀之詆前居職罷去云呂參
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為少監辛參政非方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
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蒼文清甚力意將以附之文清慨然不樂會小吏封置別篋
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之人後而訛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一
己而短四人乎終為相且不復用舊聞韓宗武云後閱且傳乃得此文趙康

靖公彜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子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
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富韓公弼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謗自河北宣撫使還徐知鄆州復徙青州說者
不已人皆為公危懼會河北大水流民轉徙東下者六十七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
粟自為區畫散處境內室戶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
所以處疑弭謗福且不惻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十七萬人之命哉卒行
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褓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諛公亦莫不
畏服知不可挽而公疑亦因是寢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疑辜見其與所
厚書云在青州偶能全活數萬人勝二十四卷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薛民嘗刻之石
庚寅歲湖州孔日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一為從官

潤州金壇縣陳亢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人家每一尸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尸不可紀是歲生廊又生度皆為監司孫登仕者相繼

出王定國聞見述錄

王沂公曾執政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辱恤之以金帛自奉甚薄待客至厚薄於滋味無偏所嗜庖人請命未嘗改饌事諸父諸母乳母盡其孝謹葬外氏十余喪嫁姻放孤女教人凡四鎮所至悉與李校輟俸錢以助其費青州仍

出家藏書篇卷甚廣以助習讀

出王皞王沂公言行錄

仁宗時時議在官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奉行翰林李士兼史館修撰胡宿以謂養廉耻厚風化宜有漸款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朝廷嘉其言是以至今行之

出李攸本朝事實

天聖中王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嘗奉此宮極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衛者

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權劾皆款戮之御史中丞王晦叔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災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今王清之丹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移而之經也上與太后感悟乃薄守衛者罪

仁宗嘗謂近臣曰比有貪墨之吏賊民自厚朕誠惡之今後曾有賊私罪犯更不得許臣僚奏本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更不得引見磨勘轉官時士人亦有才高而不能上官者或上官以私忿而摺拾米鹽果蔡細事以為賊私者遂永不得進用衆以為冤右正言知制誥流內銓吳育奏款乞應選人中曾犯賊私之類除情理重者無復在官其餘情名雜同事体一不或以微物致累或以周防偶虧而所犯稍輕改得叙用侯經兩任如別無私累顯有才能並許奏舉特与磨勘

唐御史介上言陳宰臣文彥博之過貶使英州別駕介未至英州彥博奏出介至重是陛下因臣而退敢言之士願召用之尋通判潭州移知福州又召為言事御史

孔寺丞牧旱以文行見推鄉黨在汝州村居飢歲鄉民貸麥菽粟聽其自取中皆不敢償民有盜伐所種竹木者家童執之牧見而釋之且見其所斫之數斫伐而益之婢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圍近之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嘆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幫橋盜者慙不復度仁宗時天下郡有災異飢饉而鄰多閭糴右正言堯秘閣校理吳乞聖旨諸路或有災傷輒敢閉糴科違制之罪在之初上晚年未有皇子而求嗣益切後宮所言誕育者皆公主上言陛下左右內臣凡四千人足絕人之嗣多矣久無皇嗣豈以此耶上感寤之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發摘官吏小失以快己意御史裏行陳洙奏望凡奏到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兼取問元案舉官司量行摘罰被奏之人移於鄰部以相回避仍令班行天下戒監司州郡一可察者上深以為然令審刑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內有不合書罪顯涉摺拾者仰奏于係官吏自是少敢以喜怒愛憎羅織官吏

仁宗時審官院及流內銓條制應京朝官選人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以上無子孫弟姪年二十以上侍養並令召保与家便差遣御史裏行陳洙奏應上件者須親到京方免遠注与受家便其中有親在五路者以負多關少皆受差遣还家動經年歲夫人年过七十須更無有侍側則訖然不安今使其子孫去親千里不幸疾病其旨佛供醫藥弗繼則死者遺恨獨不累聖朝孝治之至邪臣欲乞京朝官選人得替在外親年七十以上的無兼侍者許召保仰逐處州

軍疾速備錄具申審官院流內銓與注授家便路分令人差遣更不令親自到闕如此則老者得遂其安孝子得尽其力自是親老而無兼侍者皆外

除之

出張唐英仁宗君臣政要錄

元達為馬步軍頭領鳩州團練使會部送亡命自首者引對軒陛在右或勸太宗殺之以戒效尤者達奏此類在山林尚多不如赦之使有自新之路以勸來者亦以成陛下好生之德 太宗悅悉赦之

趙韓王普初為除州軍事判官 太祖過滁上與語奇之會獲盜百余人將就死者普意其有寃啓 太祖更訊之所全活者十七八矣

薛文惠公居正知朗州湖湘初平卒多亡命山澤監軍使疑城中僧千余人皆其黨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後擒賊帥注端誥之僧果不與悉得全活

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少應募通悉令收座為万人塚命記室賈湘刻石紀事亦於無極縣宋準所至皆有治声盧多遜貶李穆坐同門生免左庶子敢者準因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嘗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太宗悟遂復穆官曹侍中彬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延安為上請乃許朝謁

馮知節樞密知秦州、韋貞義等二十人屬昭逾二紀知節曰此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蕃落感其惠訖後代無敢犯塞者

何承矩繼筠之子太平興國五年知河南府時兩川綱運者調丁男或因之在道病亦令負擔承矩以為疲民橫役悉奏令還之謝得權咸平中凶人劉燁僧澄雅訟執政與許州民陰結西戎為殺者詔溫仲舒謝泌鞠問令德權監之既而按驗無狀

必奏追大臣下獄乃可其奏德權曰必欲陷大臣耶若大臣無罪受辱則人君何以御臣何以事人君仲舒曰仲權所奏者善乃可之

趙忠獻公普令親吏閱陞市木治第親吏因而私販三司使趙玘潛白太祖召普与玘面質玘大言普敗木太祖大怒追玘將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得何罪溥奏趙玘大誣枉大臣太祖意解因令扶出玘貶為汝州牙校

喬惟岳陳洪進納士其子文顯為泉州番守惟岳為通判會盜起仙遊縣莆田縣百丈鎮衆十餘才未攻城中兵三千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其城惟岳抗議以為朝廷寄委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又欲屠城豈詔意哉未幾轉運使楊克讓以福州兵至賊圍遂解

高防初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本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紹云判官使為之從恩問防即誣伏以進免死乃以錢十千馬一疋遺防而遺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之歲余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嘆益加犯重

刘中丞温叟性褊厚方止動必由礼然以父名岳終身不聽絲巧人以大過事繼母以孝聞雖盛夏非冠帶不敢見羣令其子市藥有天灵盖問此何從而產對以人骨即愴然亟命去致瘞於郊外

李玉膏客於滄州呂充門下刘守光破滄州盡殺呂充家充子琦年十四玉負子以逃勺衣食以資之燕趙間以能存呂氏之孤推以為義士清泰中琦為給事中端明殿学士田色卒乃薦其子度於知貢奉馬裔孫遂擢甲科

魏羽淳化中許王暮薨或有以官府上聞者太宗怒追捕僚吏將窮寃之羽棄

間言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管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是故被
劾者皆獲輕典

出范蜀公本朝蒙求

蔡卞章惇同事羅織遷謫先祐諸公卞卒惇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
獨無言卞等退哲宗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
與卿同乃不從

出邵伯溫辨誣錄

仁宗初蒞政問輔臣四方奏獄未上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
凡奏獄必出於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為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魏仁浦丞相嘗以賈延徽潛幾遇禍摠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仁浦曰因兵戈
振私怨不忍為也人服其長者初事周世宗世宗卞急輕殺魏仁浦營救而
免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無橫死者

王文康公溥初周宗鎮浦津召之幕府從征李守正王景崇宗朝臣交結書周
祖款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比虜有結其辭者否
溥曰使松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為之爾世宗遂優贈其官

李文正公昉在相位循董自守臨事多恕與張洎盧多遜善溥張泌止嘗問
多遜昉頗為辨釋上曰多遜嘗殺卿不直一文錢昉曰臣不敢誣罷相張洎酒草詔深
攻其短張泌時造其第或問泌曰我為廷尉獨李公未嘗以私事見于今雖退居可見
李濬父起為禁卒從潘美掌刑刃美嘗殺戮起嘗緩之怒釋多全活者人以為
有陰德濬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

張司空齊賢前後治獄全活甚衆在相位事有干涉請辭連李亢而齊賢獨任其
責物論甚美

王文穆公欽居判三司理欠德由司奏獨軋德至咸平逋負所餘乃鐸繫囚二千
余人以廣惠澤

王沂公嘗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釋率坐徒三年奏請方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
論上不說曰如分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復無有失者矣自違遂分故失
張文節公知白初叅知政事書為宰相王欽若所排及知南京欽若謫分司南京
衆謂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其在相位清約如寒士慎重名器人服其公
張文懿公士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叅知政事有挾怨上言堯佐欲及復有誣諫官
陰附宗室者遜置二奏上前且言愎言動搖朝廷若一間姦萌則臣以不
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于法誣諫官事亦浸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人多蓄畜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者衆隨
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多所全活

陳文忠公堯叟嘗為廣西轉運使其倍有疾不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為植
木道旁鑿井置厅舍至今為利性儉素事親至孝母馮性嚴堯叟未嘗忤其意
陳文忠公在樞府日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以法繩吏悉道去章獻太后
怒事下樞密院就連姻宰相呂夷簡欲因詒中傷夷簡堯叟以為罪詒則奸
人得計而能吏沮矣詒遂獲免

刘丞相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太宗脅景洪
附回面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遠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當活万余人後必有隆者因
名所居山曰後隆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海夢
中相公來而生沆

賈文公昌朝為中丞劉平召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族昌朝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相在位元孫自西夏歸以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得不死判大名府河決商湖中書議歸之六塔昌朝力爭之不已其後河果不止塞振救河水瀕定之民全活甚衆

王化基為御史中丞知樞密院柴禹錫僕受人金叅知政事陳恕喻令禹錫實不知曰引囚詣便殿上頗怒化基降殿令祖以見箠掠且遍日豈有受此而隱情不言

太宗益以為長者知杭州書記張賀頗傲忽之太宗知而面詢化基弟存其才語不及他居官俸多施及親舊

韓忠憲公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益州故事歲首官出米六万石或五六倍之以濟貧民億知州當歲儉乃數倍賑之李參政君谷在政府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吏贓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番三日蓋未能遍察也旬州郡密一戕吏先聞朝廷則監司不可勝出自是詔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覓察部內官吏贓則降黜之

程文簡公琳知水具元昊死諒祚當幼以三大將分治其國或謂因各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幸人喪非所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撫之

吳節使元辰知河南寧州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濘督工雍塞民有避水於村抄者既濟以舟楫又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辰民無墊溺

曹郡主彬敬慎和厚未嘗言人过失平蜀還太祖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時諸將皆歆屠城殺降彬獨任恕而戢下所至悅服時諸將多有女

子金帛彬囊中惟番書衣衾而已故諸將俱賤而彬獨進又擢征江南亦
緩攻取教遣開諭亦革其降雖以城陷猶納歸欵偽朝君臣類以獲免
出師致凱旋士衆畏報無輕肆者居朝奉入給宗族無余積

王樞密博文天信四年詔按朱能王先偽軋祐天書事連逮者衆唯治首惡
脅從者請皆得減死論公邊運民逃入蕃部所得亦不能免法皆處斬博
文部擒至者有錦袍銀帶茶絲之賞間有自歸而為遣習事者持信紙
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減誅死者甚衆詔加褒諭仍推衍其法諸邊郡

王忠簡公疇博文之子也至和初為開封府判官宦者李久良疑人毒死其
叔父訴請發棺驗視疇曰驗而無實是無故暴人尸此安知非久良有姦
既而究治果引伏于叔家有怨

張文孝公觀為人寬厚長者京東路舊止通安邑監而瀕海禁私煮觀知鄆
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請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

夏英公疎知襄州歲肌發公稟募富民出粟壹金活數萬人賜詔褒諭

田樞密况知成都府事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皆得便宜從事雖或小事并其
家內徒流離落道路失所者頗衆况察其非有甚惡釋之

包孝肅公極為御史言諸路轉運使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
更倍於前皆撫拾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為罷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
公使錢十餘万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為著令少為劉筠知筠無子
為奏其族子為後而請還其所沒田廬

戚密李綸為於古李喜談名教父同文幼孤事祖母亦以孝聞從邑人楊懿

經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為弄其三世之未弄者遭世亂亦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六十人幾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亦喜賙人急所與交皆當時之名士楊徽之因事至郡多所酬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曰堅素先生

陳龍孝從易天禧中坐失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及準敗道州從覓為湖南轉運使或謂曰可忘夔陵之命耶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為慙郭

防禦瓊齊州歲亂出俸以濟之民多自鄰境至者即人詣闕以言詔立碑出魯子固故降平集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竟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綿裘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未上庠相訪又揭

其名于室曰某年月日劔南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治故道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使府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復積款之前日已為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字德新

為吏部侍郎

出洪景廬夷燕志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願董泣涕不曰人家各有子孫童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

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着以為定式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去与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改彈也文懿復相一日文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草流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此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法文無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余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可從未減曰人臣而欺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以疑今既無疑可稍迂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化走受承具奏寇準有叛心日真宗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寇范文正公熟褻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驥耳可劄与寇準知上意亦解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告王文正、不答退以紅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必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解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教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螭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效乃反欲求螭龍乎章子厚曰龍者亦他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

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教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直言爾子厚曰置之噤口可食乎
晁文元迴嘗言歷官行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度進保全固護如免髮

膚之傷 以上出王定國
近錄雜記續錄

公言李相沈秉鈞曰有狂生扣馬獻書歷詆其短李孫謝曰俟歸家當
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濟康天下又不能引
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踉蹌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
允終無忤色公嘗言以惟陷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不一非辜則令終身被
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謔乎公言呂申公奏請
天下獄有情可疑及情理可憫者皆取勅裁今為着令使其子孫月盛宜
矣公言一瞻視听察之間有可以和解紛紜者不得不為你福祖者考下

訖子孫未必不由垂方便之力也某當書諸紳 以上出博獻
簡篇公佳話

華陰呂君奉進士暇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暇而後育敢辭呂君

曰既暇而後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聚之士五男家中進士第其一人為丞相汲復也 陳無
三議

神宗慶曆時淮南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弃城而出者

事定朝廷議功罪富公在樞密凡弃城者請論如法范文政參預大政爭以為不

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名其城壁非如边塞難責城守神宗文睿德寬仁

故弃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或謂文正曰六父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

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嘆服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率皆不卒為其賞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

牲臨產以器貯水終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劔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劔之煩

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權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間與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偉有戒殺文甚詳行於世

廡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季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為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其父處士名壽賓字輔之為鄉里悅服歲飢出穀萬斛損價以鬻之惠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其急窮自歸處士媿謝厚遺以遺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二宋謂元憲

景文

鄭也日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資鏹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完又隆冬苦寒獨舍繇仍日也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登進士第官至詞曹前行職為理寺少列侍郎有五子長曰彌中皇祐元年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次官不繇選調世祿不

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以上出王彥輔塵史

說郭卷第九十四

說郭卷第九十五

志林一局

蘇軾

眉山人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深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魏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亦明矣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朝之事必以殺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

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
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不見紂
以考終或死于亂殷人立君以事周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哉武王親兵於孟津而
歸紂若敗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
得辭也而以兵取之放之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
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事也文若豈教操哉以仁義救天下既平神卷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
不至不敢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吾故以文若為聖人之徒以其才似張子房
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非人也則必使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之子奔
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君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奔父事仇棄
忠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人也哉故武庚之心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武王之封蓋不得已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及泯也三分有二殷不
伐周而周伐之諸其君移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紂之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紂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不言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而周復豐都至大戎敗逃
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亡至於非有大無道者也歸王之神
聖諸侯復身然終以不報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鼎於洛邑成王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居陳
畢公更居馬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比其有意於遷哉今富民
之家所以遺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之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卒文成
康之業而大棄之此敗而鬻田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
不減焉乃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中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不鬻田宅之效也
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

渡河恃高而存耳各遷歸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
雖不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陵高爲賈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如大蘇峻之亂晉凡亡矣宗廟宮室爲灰
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
若弘衛之太常之寇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窺於蠻越望實皆喪
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覓哉道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及楚之強顧不愈於
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鄆之遺民脩文武成康之政形勢臨東諸侯者
晉雖強未敢二也而秦何自伯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噴襄王畏秦遷
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
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
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
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恃足接而智伯
死秦知創智無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
五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
乞食請粟於齊而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
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余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
而秦不伐何也太使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歎并天下耳豈以
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丈也齊
秦不兩立秦未嘗遺吏忘也而四十余年不加兵者豈有情乎齊人不

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亡齊蓋豈、吳方是時猶有楚與
燕也三國會猶足以拒秦天出兵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
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者乃伐兵守西界不逼秦
使烏乎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仍使王翦以六十萬
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其臣知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
父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復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掘於取楚則秦
何日故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韶蔭也必有漸故韶脫而見不知今秦以楚易為是韶蔭也
可接遂扶其口一技而取齊之見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
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出二年而入鄆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
特壁不然使壁知出於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文而况謝玄
寧之疏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壁不幸耳秦初并天不丞
相綰等言燕齊剝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諸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
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
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
為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種賞賜之甚是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
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若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朝天
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未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
三十六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
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子雖欲罷侯置
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余里

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于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鄉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又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求夏為時之所宜非人之私知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李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諭于子房何異世時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鄰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于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之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必以利、莫大必封

達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戕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戕害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益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越既吳滅范蠡以為勾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於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知相其君而已吾相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聚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余而

道不足故功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攷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
然終用蠶亦非清爭無為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蠶亦鳥喙也魯仲
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書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
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
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子富貴而誑於人寧賈賤而輕世肆至
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
未有如蠶皆因傑而揚雄曲士也歎以區、之孝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
不去鞭尸籍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棲之會稽為種彘暨
過椎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歎以律天下士豈不溷哉三諫而去為
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治乃可耳至于子胥吳之宗臣與
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
三義不受誅子復雉禮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
子皆哀而怨之雉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闔廬子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
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雉又當以子胥之罪、之矣
此皆兒童之見無是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
於為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由仲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
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沮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子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
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二人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殺
公圍成弗克或曰治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
里之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

擇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死于外
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故害如此雖也勢不及曹氏然
君臣相猜蓋不減擇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
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說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
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咤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是孔子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源也哉蘇子
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曰氏六鄉不暇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無可
始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改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
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者景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
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可贊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

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蓋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暮日而能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
隨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于
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又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醜
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桓執其君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則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
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
欲伐齊孔子既告公、曰魯為齊弱也矣子之伐之將若何對曰陳桓執其君民
之不子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逼嘗
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靈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
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勝以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免

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商鞅用於秦變法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闘秦人富強天子致昭於孝公請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書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女英雄善其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孝者恥言商教桑弘羊而世主獨其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言色政游之所收雖微商鞅有不富強手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方穿窬之智無足言者

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溽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好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侯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為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為世主之教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繩約也今使世主曰臨公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入其心而不悟也世有食糠乳烏喙而繼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于河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從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

世之服寒食散者皆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秦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
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
大定矣君自為之領賜骸骨沛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猶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
終以此公人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冒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
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鄉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
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與也以五楚懷王孫心而諸侯歎之也以我義帝也悲義帝之
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之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予同禍福也

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鄉子冠軍也是殺義帝之兆也其殺義帝則疑
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生蟲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
智者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遣相羽識
鄉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鄉子冠軍義帝必
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
從中道而殺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
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鄉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帝君臣之分未定也
為增計也方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殺然大丈夫也增年已七十合則當不
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仇陋矣雖然增為帝之所置豈增不去而羽必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鄉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豎白同異
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

勝教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以不常皆有客三
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者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
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所養皆
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余當倍官
吏而半農天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
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鴞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區
處修理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
六國之所以存而秦之所以連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
此四百皆天民之秀傑言也類不能要衣食以養人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
王分天下之貴富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雜異先王
因俗設法使出子三代以上出於秦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
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居
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四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
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權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其所以安
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什法
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者不帶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
橋項黃歇以老死於布褐乎林將鞅耕太息以侯時也秦之亂雖成于二世然使
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
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象傑

宜無幾而代相陳稀從軍子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學武之世法令至密然
吳淠淮南梁王位其武之流皆爭致宿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及廢天
下故也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孝道則妻人小人孝
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殷業之當死至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怨使
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游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還
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
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力外相刑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
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帳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
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遭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見

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固其禍敗必出於智
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才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
高夫閹官之患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製肝碎膽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
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致必亡之禍
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覺深怪始皇漢宣皆英
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
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与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
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
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
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

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在鞅自以為

鞅充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為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源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秦人終不以此易彼商鞅立信於徙木之威於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虛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于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許知許之必不察也戾太

子豈欲及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于及而已李斯之智蓋是以知扶蘇之必不必及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夫使嘗菟裘吾將老為翬與及諧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攝無碍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使也隱攝而桓弑着於使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固有廟春秋独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礼乎曰礼也何自問之曰問之孔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

正常曰南孺子之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桓子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天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如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美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脩是礼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使与閭外事且不可北鷄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改而国安惟齊之君王后魯之曹高向也蓋亦千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訛而漢吕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乱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君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己以听于冢室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礼設冢宰若太子未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礼孔子之季决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礼而周公行之歟故

隱公亦攝也鄭主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听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攝
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命與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
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公子鞏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莒
裘吾將老為葷悞及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
塗之人皆捕繫之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繫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
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為可不謂
仁乎惜乎其敏于志也使隱公誅葷而讓桓雖夷齊何以讓茲驪姬欲殺申生而唯里克則從優
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唯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孝
惠公之誅李斯不先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于
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及是李斯所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
勃而所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軒之德於扶蘇其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
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惠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警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噬者
狄鄭小同為高貴卿侯中掌詣馮同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廝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
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配之王乞之從王敦夜飲醉先寢手錢鳳謀送乞之已醒悉聞其言
慮敦疑已遂大啖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乞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皮乎乞之也孔子曰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乞之五人感其所遇
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有君子可覽觀焉

鄭子華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
寡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不暇
豈敢不惧若搃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

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享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婦之病而國有六廢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皆盛德之事可以為万世法又得八人為皆又是可以為万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奉賢而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世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為楚成王知晉之必伯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天濤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而將堅枕矣之際信王猛之言而殺不慕容垂唐明皇信用張九

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看皆失於不殺以惑亂吾以為不言七人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楚成王不用之用王雖有管文公子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監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殺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疏皆善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于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

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馮晉之帝以卧龍而殺禰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謹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識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謹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乎憂元海祿山者同乎文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有鄰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成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幸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鄙声色而不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其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亦必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白虎通德論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察何人之所處內入所飲食為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灶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灶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鄉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曲禮曰天地四時山川五祀山成遍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遍鄉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無福祭五祀所以歲一編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戶人所出黍亦春万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灶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憂亦火主長養万物秋祭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

萬物成熟，乃備自守也。冬祭井，者水之主，藏於地中，冬亦水土
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雷，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
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灶，祭先肺，秋言其祀門，
祭見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其祀中雷，祭先必春祀戶，
祭祀祭祀，所以時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水王，煞土，故以所勝祭
之也。是冬腎六月，必非所勝也。亦祭何以為土位，在中央至尊，故
祭以心，者歲之尊者，水最早，不得食其所勝，祭五祭，天子諸
侯以牛，鄉大夫以羊，甸四牲也。一說尸以羊，灶以雞，中雷以豚，門
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雷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

社稷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之，非穀

不食，土地廣不可徧敬也。五谷衆多不可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

亦有土尊，稷五谷之長，故封社而祭之也。尚書乃社于新邑，季經

曰保其社稷而後保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

氣而用土多，故為長也。歲再祭，何春求谷之義也。故月令仲春

之月擇元以用人，社稷神契曰仲獲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何

重切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

皆大宰，宗廟社稷皆少宰，宗廟俱大宰，社稷獨少，何宗廟大宰

所以廣孝大道也。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王者諸

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禮曰

太社自為立社，曰土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

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太社尊於王社土地文故
而報之王者諸侯必有誠社何宗有存亡也明為者得之愚者失
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奪其上柴其下郊牲曰喪國之社
屋之自言于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省
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墻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屏示
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外、門之內何親而尊之乎先祖同也不置
中門內何敬之不衰瀆也論語曰譬諸宮墻不得其門而入不見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
稷者亦為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群立社曰置在月令曰擇元
日命人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不謂之上何封土為社故亦名謂之社別於裏土也為社立祀法謂
之稷語亦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為社故不亦其名事因可
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大為用故至其神社無屋何違天
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違天地之氣社稷所以
有樹何尊而誠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人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
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木尚書亡篇曰太社稷於東社惟百地之
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如
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為東方青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南方
赤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道以白茅謹敬潔清
也祭社有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絲竹越於聲音用之於室初

社稷魯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且豆既陳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謹告人君竟悟其行歎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玷缺氣逆子天情減變出以戒人也災羅者何謂也春秋潛潭也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先感動之也何以言災有災也春秋曰新官災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祀所慮鬼神無形體曰今思得天火得無為災所中乎故哭也變者何謂變者非常也文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服乘者何謂衣服象大乍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則有服乘也孽者何謂也

曰介虫生為非常尚書大傳曰時則有介虫之孽時則有龜孽堯遭洪水湯遭大旱示有謹告乎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命運特然所以或災變或異伺各隨其行曰其事也霜之為言亡也湯以散亡電之為言合也陰氣專精積合為電日食者必殺三何陰侵揚也鼓用牲于社者喪陰之主以未系崇之鳴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曰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社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於用牲於社火旱則雲祭未雨非為虛也初陽責下未陰遂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傳人擊杖庶人之妻襍擗

耕桑 王者之所次親耕后親蠶何以率天下畏養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祭后之親桑以供祭服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鄉大夫士七推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西而三及之周官曰后親桑率外內婦蚕於北郊礼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也外水爲之築周棘墻而外閉之者也

風者何謂也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立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以爲風陰合陽以生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王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風陽氣長養

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氣陰也四十五日昌熹風至成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方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榮涼風至禾乾昌熹風至生蒼麥不周風至蟄虫匿廣莫風至則方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出擊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報地德化四鄉昌熹風至則申象刑飾囹圄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

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

之商也賈之為固心有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
坐曰賈易曰先生以至日閉閉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沽之
哉我待價者也即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
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欽番供養之也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以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
命以保度有遭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命者也若言文王受
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急棄止三天
用勦絕其命矣又欵使民務仁立義關無陷大、則司命奉
遯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若上逢亂君不必災變暴
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井伯中危言正行而遭惡

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子過鄭與弟子相災獨
立鄭門外或謂之負曰東門有一人其頸似堯其頸似皋繇其
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偃、如喪家之狗子真以告
孔子、喟然而笑曰刑狀末也如喪家之犬然哉乎然哉乎

天者何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
万物懷任交易變化也始起之天始先有太後有太初後有大
姓形兆既分精出耀布度物施生情者為三先魏者為五行、
生情計中計中生神明、生道德、生文章故乾鑿度曰太初
者氣之姓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質之也湯唱鴻和男行女
隨也天道所次右旋地道右間何以謂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

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男女揔名為人天地所以無物心名何曰天員也不明類故無總名也君舒臣疾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為陰不動無以何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之反覆道也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為陰故右行故右行者猶臣對君也言文喜曰計日月右行也刑德於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月行一度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為君月為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天行化照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之為言笑也常滿者耶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

有闕也何歸功於日也八日成光六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將復行故援神契日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為暉者精也據日部言也一日一夜適行一度百度為一日剩復分天為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一日月徑行千里也所以必有晝夜何被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常知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部晝夜長冬部夜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為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三十日者過術七度日不可分故月有大小明有陰陽故春秋日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比三十日也又曰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以月癸乙朔日有食之比二十九日也有閏餘何大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一遇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余也故識曰閏者陽之餘

所以名為歲何歲者逐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也尚書曰暮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則也雋陽有息之
期也四時天異者何天尊者據其盛者為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
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為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為蒼天等
是也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為四時據物為冬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政為時
也或言歲言載或言何言歲者以祀氣物帝三共之據曰為歲春秋曰元
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晦知據月斷為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乃物終
始言之也二帝為載三王言年皆謂閏閏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
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知闕闕曰
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滔更生故言朔日書

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勸
也說刑罰者明有所性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慮天地人
情五行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制辟之屬五百剗墨辟
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不見剗墨何其不刑者也矇者其矇宮者女子
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大夫淫剗去其勢也大辟者謂死也刑不上大夫
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歎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為有知制刑為無名說也
庶人雖有千金衣弊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據筮
之刑也禮不及庶人者謂酬酢之禮也
天之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

者大射自內發外貫賢人剛象物之生故必射達之也言又嘉曰天子射
熊諸侯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倭也
熊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倭之臣也諸侯射麋
者示達達或人也麋之言達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
者示除害也冬取德所能服也夫士西射者人臣示為君親視事若
若者或曰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為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未正
矣所以名為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朝予王
所以故天下失業元而射爾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
畫戮而射之射主何為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批弓堅固心平体正
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

大夫士勝者發遠而制遠也其兵短而憲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
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仰其強何謂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為
戒難也詩云四天之弓以禦亂兮因射習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
制下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於西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
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也遠卑者所服也所以十月
行鄉飲酒之禮何所復尊卑長幼之意春夏事竟後并次墻至有子
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閑暇復長幼之序也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
者何歎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
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禘割牲尊三老父象也竭忠奉几杖
受安車儒輪茶綬執授兄事五更寬接禮交加容謙敬順貌也禮記

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季者所以教諸侯悌也不正言父兄言更王者何老者壽考也歆言所食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引如是不桓言者言三何歆言具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者也更者歆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章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而已有里有三也

說部卷九十五

說部卷九十六

詒謀錄 五号

王休叔

唐末進士不第如王儉芝草唱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西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一二十人高非才學超出倫輩兀自絕意於功名之徒無復顧籍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得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賊盜奸宄開寶三年三月壬寅翔詔禮部闈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廣成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避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

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覩餽一官老死不
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賜李迪等進士第賜特奏
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三人三祀
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
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
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
六舉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
符八年二月丙子則罷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并
赴殿試則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况進士入官十倍舊教
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也皆骨
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故亂不起於中國而起於夷狄豈
非得御天下之要術耶程子云縱百萬狼虎於山林而饑渴
之不知其將噬

人 藝 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豈漢唐所可仰程哉
自唐以來進士皆為知舉門生恩出私門不復知有人主闢
寶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揭登闕鼓言久困場屋乃詔入
策進士終場經學並試殿庭三月庚戌御講武殿復試
新進士宋舉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歲禮部所敘進士十一人而
已五經止二十二二人 藝祖皇帝以初御試時優并取敘以
示異恩而御試進士不許稱門生於私門一洗故習大哉宏

謨可謂知所先務矣

國初承五季之亂吏銓書判板萃科久廢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遺高錫上言請問法書十條以代試判詔今後應求仕及選人並試判三通仍復書判板萃科先是諸道州府奏選人每年冬集於吏銓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詔選人四時參選之者甚責之者甚至真得御臣之柄天後因銓部始應故事不分職否雖文紕繆書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貞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銓司引對齋所試書判以備奏御仁宗即位之初以諸路闕官凡守選者並於放選以示特恩至景祐元年正月遂廢書判為銓試

議者以為奏補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書判猶如今之廉引右銓試之弊則又甚矣雖他人代書可也若試猶可况銓試乎承平時假手者用簿紙書所為文掃成團名曰紙題公然值賣亦由朝廷施刑寢寬故也

五代時尉職以軍校為之大為民患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詔諸縣置尉一員在士簿之下俸與士簿同始令初賜第人為之從晉之請也

國初選人有服緋紫或加階至大夫故人以為榮雖老於選調不悔德二年六月庚寅中書詳定陶穀等議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事判官今從事判官三考加將仕郎試舉書省校書郎留守兩

京府節度推官松三考加承奏郎試大理評事掌書記

防禦團練判官林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試大理評事兼監

察御史留守兩府節度觀察判官直一考加朝散大夫試

大理司直依前監察御史又轉而為諸府少尹甲奏加檢校

官或加憲御觀察判官以上服緋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魚謂

之階緋階紫非有勞績而歷任無過失者並不改官故改官之

法亦優

舊制借緋借紫皆不佩魚正詔為刑部侍郎上奏云每胥吏

無別非所以示觀瞻也乞與賜服人同佩魚從之然既許其佩

魚袋則當改其銜為借紫魚袋借緋魚袋今尚仍舊銜此

有司失明也詔化基之孫舉元之子終工部尚書享年七十九

舊制縣尉捕盜無改官者乾德六年三月庚寅詔尉

捕盜無改官者賜緋三分之一者減三選加三階五分之二者

減二選加二階三分之一者減一選加一階縣令獲全大盜朝

人服色餘如尉賞貝死者錄用的親子弟又詔捕盜立定

日限已羅限外之責而終能獲賊者與其罰不得書為勞

績罰罪不重也若違令改官親民則過矣

令之司理參軍五代之馬步軍都虞僕判官也以牙校為

之州鎮專殺而司獄事者輕視人命大祖皇帝開寶六

年七月壬子詔州府並置司寇參軍以新及弟九經五經

及選人資序相當者充其後改為理司參軍

國初進士尚仍唐舊制每歲多不過二三十人太平興國二年
太宗皇帝以郡縣闕官頗多放進士幾五百人以舊二十倍
正月己巳宴新進士呂蒙正等於開賢寺賜御製詩二首
故事唱第之後餽錢曲江為闔喜之飲近代於名園佛廟
至是官為供帳歲以為常先是進士參選言解褐衣祿
是歲賜宴後五日祭自詔賜新進士并諸科人綠袍靴
笏自後以唱第日賜之惟賜袍服不復賜靴
世傳唐更舊用士人呂夷簡改用吏人也
以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為奸職開寶六年四月癸巳詔

流內銓於前任令錄判司簿尉選諳練公事一十五人補堂後
官三年一替令錄除世朝官餘上縣五月庚辰以姜寅亮
任能夏德崇祀崇照為之此太祖開基五國之宏觀也不特
此耳冠舉為宰相刑部大理司三司法直副法直官舊例
以令史遷補準悉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詔銓司選流內官
一位三考無遺闕者引對試斷案授之蓋仰依太祖謹
重堂後官之意而推廣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掃而清之
新舊雜用士夫恥於為伍又三年為任人無舊制長子係為
世業一齊不豚袞楚之咻

太祖皇帝其意教傳之後寂然無聞是可恨也

遠方寒士須鄉薦款試禮部假否不可得則寧寄舉不試
良為可念謹按開寶二年十月丁亥詔西川山南荆湖等處
所薦舉人並給未徃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
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如是而快商旅于闕節繩之以法彼亦
何辭今不復闡舉此法矣 前代郵置皆役民為之自兵農
既分軍制大異於古而郵亭役兵如故 太祖即位之始即
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詔諸道州府以軍卒代百姓為遞
夫其後特置遞卒優其廩給遞為定制
五年武夫悍卒以軍功進秩為節度使者不可數計而班在
卿監之下太祖皇帝以節度使受捍逐重其選陞其班秩

六曹侍郎之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詔書也故恩數同執
政官而除拜鎖院宣麻尤異焉非宗室近屬外戚因疇年
老以次不得為此官此外則殿帥而已前宰相職一時有除拜者
宗寧以來始有監恩其後宦者皆得為之殊失 太祖改
制之本矣

前代賜特服惟得相翰林學士至諸軍大校而止建隆三
年太祖皇帝謂宰相曰時服不賜百官甚無味也宜並
賜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賜文武常參官時服自後遂為定
制

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為

立法難行一路後毛奉使北闕子仲寬為婚家法當歸仲
寬罷去子膏至其邑閭仲寬因彼妻他也還邑小兒數百
迎郊雖古循吏益未之有也偉有戒殺之甚詳行於世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賜仲民厚字元禮少從學於二
宋相繼登科若賜人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為連底清
元禮加已爾人號為連底陳其處士名舜實字輔之為
鄉里所說服歲飢出教萬斛捐價以賑高之惠及傍邑有盜
其牛者官捕甚急窮自歸處士媿謝厚遺以遺之故歐
陽之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二宋備元憲景文
鄭也日達中其乞本麻人五季時從家安陸貧強鉅萬

城中唐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閭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
屋亦為繕完又隆冬苦寒獨舍絳仍老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紘也登進士第官
至祠曹前行職為理寺少卿有三子長曰彌中皇祐元年第至奉政大夫次即
侍讀公教夫也皇祐五年舉天下士子孫皆官不除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盡
不誣矣以上王彥輔雜史

唐制刺史者並借緋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成詔索參官知節鎮並借防禦團刺史州借
緋侯回日依日服色其服緋人任諸州亦借紫惟軍壘則否國初假試官乃以恩
澤補受不理選限太祖皇帝即位牧伯皆遺子弟奉方物為賀悉以試七選更
寄南曹赴調引對始受以官自後假試方得齒仕取矣

太祖皇帝以趙普專權欲置副二以防察之陶穀以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參

知政事對乾德二年四月乃以薛居政呂余慶為參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
政事臺曾不思唐宰相名色最多若僕射內史納言參預朝政同三品其為
相則均也而為同平章事乃資歷之最淺者自天寶之國多以資淺為之而此在
定不易矣穀以儒李晟重於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官之設幾於宰相之屬
其後至道元年四月更制令升政事臺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合班為一其後為相者漸
多而參政之權漸輕不得有所可否以官制未改之前凡宰相執官自為一班獨出百
官之上雖宰相以宮師仕者皆不得與宰相執官齒乾德元年太祖因朝會見太
子師侯益等班次在下以閏十二月降詔凡百致仕曾帶平章事者朝會綴中書門
下班自後禮絕百僚矣

先是選人不給印紙遇任滿給公憑致選以改功過往於已給之後時有更易
不足取信太平興國二年正月詔曰今後州府錄曹縣令簿尉吏部南曹並給印紙
曆子外給公憑者罷之自是每就乃求者不得以公憑營私改易更給矣

唐末藩鎮諸州德命帥府如臣之事君雖或因朝命除授而事無巨細皆取決
于帥于朝廷幾相忘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右拾遺李濟極言其弊太宗皇帝始詔
諸藩鎮諸州直隸京師長吏自得奏事而後天下大權盡歸人主潛消藩鎮後
虐之心今長吏初除替滿奏事自此始也

舊制品官服緋紫皆以品格故迂人文次多服緋紫京朝迂轉之速者又多服太
平興國六年十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帝恭官衣緋綠二十年於吏部提狀其復
歷以聞始以實歷役以應格者少改用莅事日始遂為定制舊制中書舍人
諫議大夫權侍郎並服黑帶佩金魚霍端友為中書舍人奏事

徽宗皇帝顧其帶問云何以無別於庶官端允奏非金玉無用紅鞋者乃詔四品從官改服紅鞋黑厚帶佩金魚今武臣大使臣以上紅鞋不知何所從始也
國初士庶所服革帶未有定制大抵貴者以金賤者以銀富者尚侈貧者尚儉太平興國七年正月詔三品以上鑄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銀鑄金塗七品以上並常服官并內職五官以銀上所拘賜不拘此八品九品以黑銀金所謂藥点烏銀是也外流官工商士庶人以鐵角二色其金荔枝誇非三品以上不許服太宗特新此鑄其品式無傳焉其後毬文笏頭御仙又出於太宗特制以別貴賤而荔枝又為御仙之次雖亦從官特賜皆許服初品京官特賜帶者即服紫衣矣
鞍轡之別亦始于太宗時興國七月詔常服官銀裝鞍絲條六品以下不得開裝仍不得用賜繡金皮飾鞵未仕者烏誇素鞵則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銀裝鞍也
近歲郡太守猶存銀裝絲條之制此外無敢用者若烏漆則庶人通用而鞵皮之巧無所不至其用素鞵者鮮矣

國初仍舊制有官服皂袍無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于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謂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謂之黑紫以為妖其禁猶嚴故太平興國七年詔曰中外官并貢奉人或於緋綠白袍者私自以紫於衣服者禁之止許白袍或皂袍至端拱二年忽詔士庶皆許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禁則申嚴於僉之時今虜中之服乃國初申嚴之制此理所以不可曉也

太宗皇帝收藩鎮之權雖大藩府不敢臣屬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為小官者亦漸有凌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知開封府寇準極陳其不可乃詔開封府左右軍巡使京官知司錄諸曹參軍知縣見知府並庭恭設拜自後諸

州選人並拜于庭改老泉上書亦嘗言之不知此禮廢于何時進士旧無免解之
條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詔貢奉應三奉人並免取解若三奉連自中則是九年三奉
不連中則有二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為均平也若四奉連中則亦罕有不
為濫矣國初士大夫往任亦罕送迎小官致罷多芒履策杖以行婦女乘馱已
為過矣不幸丁憂解官多流落不能歸咸平二年三月詔州陝廣南福建路官
丁憂不得離任聖主端居九重而思慮至此則從官遠方者不致于畏憚而不
敢往祖宗仁厚之澤大抵如此其後以川峽距京師不甚遠至景德二年三月復
听以峽官丁憂惟長吏奏裁尉賊警盜村鄉爭鬪悍經州縣者投尉司
因此置獄拷掠之苦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有詔申警悉毀撤之詞訟悉
歸之縣蓋後生初任未歷民事輕于用刑縣令權輕不能制伏民受其殃此
令一行至今無敢犯者

銓曹吏人奸弊最甚掌銓者雖聰明過人皆不能出真宗朝有以為言者咸平三
年二月詔選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內銓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選其視流
外者霄壤不侔矣國初三歲郊祀士大夫皆選扶真宗即位孫何力陳其濫乞罷
遷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館軒黜陟咸平四年四月頒行自後士大夫猶轉頗難
國初進士科場尚寬禮闈與州郡不異景德二年七月禮部貢院言奉人除書
案外不許將茶厨蠟燭等入除官韻外不得懷抄書策犯者扶出殿一奉其
申嚴誠是也而元豐貢院之火死者甚衆則是法不行也又試場所問本經
義疏不過記出處而已呂申公試卷問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謂
四者何也答曰對其行已也恭其事上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謹對試卷

不騰錄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記曰通不記則曰否十問之中四通則合格矣其
悞記者亦曰否而全不能記答曰對未審謹對雖已封弥而無吝望猶在覘其字畫
可以占其為人而士之應奉者知勉于小孝亦所以誘人為善也自騰錄之法行而
字畫之繆或假手於人者肆行不忌人材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來
高路之知其無行鄉閭所不齒亦不敢妄意於科奉使故意尚存則於童子
厚者其容其應進士舉乎

舊制進士遂首選同唱第人皆自備錢為鞍馬費而京師遊手之民亦自
以鞍使于禁門外雜號是魁與衆無異大中祥符八年二月詔進士第一人金吾
司差七人導從西節前引始與同列特異矣進士考試差官屬為之轉運使
許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詔本路闕人即報鄰路差納粟補官因

初無天禧元年四月登州年平縣李寃鄭滴出粟五千六百石賑飢乞補第不從
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耒耜者曲盡稔即止詔補三班借職今錄自後援選例
諸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熙寧元年八月詔給作監主簿齋即
助教牒募民實粟于邊此古人募民實粟塞下遺意也因記淳熙間詔以旱故
募出粟極民二千石補初品官而龍舒一郡應募者數人即以姓名奉上
孝宗皇帝疑而不与仲父軒出力諫以為失信於人恐後歉歲無應募者孝宗
亟從之已而應募者衆

舊制朝臣監司因事譴官多為監當雖在貶所猶以前任奉官言者以
為無以示貶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始制因罪監當不得奉官免知縣朝臣不
得奉本州募取官前朝貶雖重叙用亦驟亦聞其黜免而置之閑地也王安石

一持欲意始害無窮罪不勝誅固猶為其所而況士大夫乎國初士大夫俸入甚微薄厨月給三百貫五百七十而已縣令不滿十千三之二又復折支茶鹽酒等所入能几何所幸物價甚廉粗及妻孥未至凍餒然艱苦所入能几何所幸甚矣景德三年五月詔赤畿知縣已令擇人俸給宜優自今兩赤縣月支見錢二十五千米麵共七斛畿縣七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戶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麥四斛三千戶以京官錢十二千米麥三斛是時以為特異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詔曰並建庶官以整庶務宜少封於請給以冬房於庶陶自今文武官月請折支並給見錢六分外任給四分而惠均準四海矣舊制人士與編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詔貢舉人曾預省試公罪聽收贖而所贖止於公罪徒其後私罪亦許贖論

唐朝成寧因五季之亂遂致錯亂不卒給事中掌封敕不可一日無皇朝淳化四年太祖皇帝推考廢敕始于唐末乃命魏偉柴成務同知給事中未幾隸銀臺通進司為封敕司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吏部侍郎知封敕陳恕乞鑄印取門下印用之因改其名為門下封敕司

國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陳乞攝太祝者雖班初過人下然不三年終營巧求即同正官是與侍從奏補無以異也至道二年四月太宗皇帝深惡其弊乃詔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奉寬出身不許攝太祝自後京選判然巧求者無容其奸應伎術官不得與大夫齒賤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嚴其禁雖見任京朝遇慶澤只加勳階得擬常參官此與書李畫李筭李律李並列於文武兩李者異矣

王師初下廣南北人畏障癘無敢往者雖武臣亦憚之後有武臣自廣南替回陳乞

免短使者銓部以間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始詔三班使臣任廣南差遣替固免短使遂以為制
祖宗立國之初崇尚儉素金銀為服用者鮮士大夫罕以侈靡相勝故公卿以清節為
高而金銀之價甚賤至東封西祀天書降天神現而侈靡寢廣公卿大夫是則是做
而金銀之價亦增故大中祥符八年十月真宗皇帝覽三司奏之銀支用問輔臣曰
咸平中銀兩八百金兩五千金何增踊如此然不知是時其價若干也蓋上以為重則
下趨之求之多則價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數年間世變已如此况承平日久侈費
亦甚沿習至于宣政之間乎是宜價日增而未已也

國初沿江置務收茶名曰權貨務給賣客旅如鹽貨然人不以為便淳化二年二月
詔廢沿江八處應茶商並許於出茶市之末幾有司恐課額有虧復請于上六月詔
復旧制六飛南渡後官不能運致茶貨而權貨務只賣茶引矣

皇朝史銓不曰尚書吏部而曰考課院其上着京朝官幕職州縣官以別之淳化四年
二月詔改考課京課官院為審官院考課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院而總謂之流
內銓云唐有理廩使五代以來無聞太宗皇帝淳化三年五月詔置理檢司以錢若水領
之其後改曰登聞院又置敕于禁門外以達不情名曰敕司

真宗景德四年五月詔改鼓司為登聞鼓院登聞院為檢院應上書人並詣鼓院
如本院不行則詣檢院以朝官判之判院之名始于此

大理寺奏案刑部審覆奏而行之太宗皇帝慮刑部及大理寺吏舞文巧詆特置
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為之中覆丞相必又以聞始論決淳化二年八月詔行之
謹重人舍如此自官制改并歸刑部不復有中覆矣

唐百官八閤有侍制次對官德宗貞元中日令常參官三兩人奏事後唐天

成中廢待制次對官五日次內殿百官轉對長興二年停晉天福七年復漢乾祐年
陶穀奏罷之淳化二年十月丙申 太宗皇帝再後旧制詔百官次對每日兩次
諸州貢士初未有限制未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太宗命諸道貢奉人悉入對崇
政殿凡方七千三百人時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後極盛之時其數又幾倍也
世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凶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
錢無以償則為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為劫盜縱火行奸殺人不妨其微也
大患淳化二年閏二月詔相聚蒲博開櫃坊屠牛馬馱狗以食私銷銅錢
為器用並令開奉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問與同
罪所以塞禍亂之原驅斯民納之善也其後刑名寢輕而法不足以懲奸犯
犯之者衆常怪近世士大夫莅官視此三者為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常七八

因詎列官有不為受理者是開盜賊之門也母乃不思之甚乎

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位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勝
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諱賢殿太子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居是臣本生
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命郊祀覃恩望予追京 太宗皇帝嘉之
淳化四年乙丑詔贈超為太子太師謝氏鄭国夫人然此猶因時請而從之也至
真象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
生父母則四海之內均沾恩惠雖於古禮違悖亦忠厚之至也士大夫之家不幸出
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服為其所親生而視之愆然則亦人類以張永
德父顏先娶馬氏生永德為顏所出永德知鄆州於廨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
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母妻

皆得入謁列氏存日馬不敢同入禁中列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款封
宣國大夫此可為人子事出母之法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九月集賢校理郭禎乞為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太常寺
禮院議詔自今並許解官申心喪前代名賢之後累聖喪表最顯者有
四曰狄梁公仁傑曰張曲江公九齡曰段太尉秀實曰郭汾陽王子儀

真宗景德三年正月張公九世孫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迹并張公馮真苦身
詔以為韶州文孝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孫亮為三班借職

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張公九世孫錫又以告并明皇批各未獻補試國子四門
助教慶曆三年三月壬辰詔以狄公孫華州明法狄公賓為本州助教四
年正月以郭公裔孫元亨為永興軍助教元豐年四月以段公八世孫文固為瀧州

助教復其家國家亦勅一命於先賢也謹惜名器惟賢者猶尔况衰用之乎咸
平景德以後粉飾太平服舍寢侈不為士大夫之家崇尚不亦市井閭里以華
靡相勝議者病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詔金箔金銀線貼金箔金間金感金
線裝貼飾器土木珍玩之物并行禁絕非命婦不得以金為首飾許糾
告並以違制論寺觀飾佛像者齎金銀并工價就文思院換易四年六月又
詔宮院有等上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絲皇親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
勝陳宣賜外許用綾絹不得用羅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綠帛八年三月
又詔自中宮以下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簪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戴金
圈金解金剔金摠金指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攔金盤金織金
金線皆不許造然上之所好終不可得而絕也仁宗繼統以儉朴躬行於

慶曆三年五月戊辰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絕臣庶之家犯者必置於法然議者猶有恨以為有未至焉自是而後此意泯矣

真宗皇帝東封西祀思顯光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己卯詔陞應天府為南京建行宮正殿以歸德為名以聖祖殿為鴻慶宮奉太祖太宗像侍立於聖祖之旁其後遂間高宗皇帝中興之祥殆非偶然者

僧徒奸狡惟人主之前敢為欺罔江東有僧詣闕乞修天台國清寺且言如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從之命使衛紹欽督役戒之曰了事了未紹欽即与俱往不以告成紹欽積薪於山驅使入火僧哀鳴乞回闕下面謝皇帝而自後焚紹欽怒以入入烈焰僧宛轉悲號而絕歸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頗之苟非就焚太宗必以欺罔戮之於市矣

黃冠之教教始於漢張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奉其教而誦經則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誦經惟假其冠服則曰寄禱皆游惰無所業者亦有凶歲無所給食假寄禱之名挈家以入者大抵主首之親故也

太祖皇帝漢疾之開寶五年閏二月詔曰末俗竊服冠裳號為寄禱親居宮觀者一切禁斷道士不得畜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後不許私度酒本師知觀同詣長吏陳牒給公憑違者捕繫抵罪自是宮觀不許停住婦女亦無寄食者矣而黃冠之兄弟父子孫姪猶以憑依居不肯去也名曰親屬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庚子真宗皇帝詔道士不得以親屬住宮觀犯者嚴懲之自後始与僧同禁其約矣

國忌行香本非旧制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曰宣昭祖武皇帝昭憲皇

自今忘前日不生羣臣進名奉慰寺現行香禁屠廢務着于令自後
太祖太宗忘亦授此例累朝因之今惟存行香已而進名奉慰已久不存亦不
禁屠廢務雙忘則休務單忘亦不廢務矣

太祖征李重進還以御營建寺所御之榻存焉後僧徒其建一殿中殿崇奉
名彰武殿且請降御容使民庶瞻仰真宗皇帝命翰林畫工圖寫殿
樹而往仍賜供具景德三年八月命中使前任俸安過朔望州群率官僚
朝禮六飛南渡湯為煨燼雖建殿不復奏請御容姑存遺迹而已

太宗皇帝命內侍裴愈與山陰縣令李易直訪王羲之蘭亭舊跡其流
杯楮襖處在越州僧子謙因請建寺於舊地以藏御札至道二年二月壬辰
從子謙之請賜寺名天章仍以御書賜之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

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
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

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為樓其上甚雄宸墨親填書金白額曰
大相國寺五月壬寅賜之

僧寺戒壇尼受戒混者其中因以為奸 太祖皇帝尤惡之開寶五年二月詔
曰僧尼無間實系教法庶尼合度者只許於本者起壇受戒令尼大德
主之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則是尼受戒不許入戒壇各就其本寺也近世僧
戒壇中公然招誘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及誣以違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
亦信以為然官司宜申明禁止之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也宮為火所焚惟長生崇壽殿存殿有三像 聖祖

真宗各用金五千兩是天王皇上帝用銀五千兩余 仁宗天聖七年詔清昭應宮更不復修以殿為万寿觀蓋明肅太后尚有修營之意宰相猶帶使領至是始去之示不復修營也

真宗皇帝朝盛禮繕儀屢奉費金最侈金價因此頓長人以爲病 仁宗明道二年正月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而以金塗之自此十有九年至今惟宝用金余皆金塗也太宗皇帝以海內混一四方無虞乃於江南置太平軍江北置無爲軍取太平無爲之意太平後改爲州無爲之建在淳化四年十二月戊戌至大中祥符二年建軍方十有六年突屢變恠忽發八月中有青蛇長數丈出郡治十一日風雨林木城門營壘盡壞壓死千余人夜三鼓方止九月乙亥奏至 真宗皇帝命使張景宣馳譚恤民

視民壞屋者無出來年夏租壓死者家賜米一斛無主及貧乏者官收瘞之令長吏就宮觀精虔設醮爲民祈福是時方上祥瑞宰相甚怒加譴郡守 真宗不從其後守臣繼文於五年三月壬午奏甘露降桐樹七年七月庚寅奏殿祖叢竹內獲毛屨二以爲聖祖降九年四月奏瑞氣覆巢湖畫畜來上皆奉承上意也泊至皇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三十年矣六月丁亥守臣茹彥標奏城內小山生芝三百五本悉以上進改山名曰紫芝山最爾培樓不應一時所產若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蟲魚之異烏足尚哉茹彥標姑免罪戒州縣自今無得以聞大弋王言足以警世臣子之進諛者矣

虞書載蕭韶九州鳳凰來儀三代以後無傳爲漢宣帝時堯見史

不載其形狀如何 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鳳凰三百南入
城中禽周遠至萬歲寺前樓高木上身如龍長九尺高五尺其文五色冠如
盞至申時飛向北去遂不復見州畫齋未上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可謂治世宜其
覽德輝而下也若麟惟先聖識之漢武獲一獸一角似鹿太史公不以為然也天
平國興九年十月癸巳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班角端有肉性馴善詔群臣
驗徐鉉滕中正王祐等上奏曰麟也宰相宋琪等賀

官榷酒酤其未久矣 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詔曰天下
酒榷先遣使者監覈宜募民掌之減常課之十二使其易辦吏復預盡
民自鬻則取利輕吉凶聚積人易得酒則其為生之樂官無覈察禁捕之勞而課額定
無取遺欠公私兩便所入無滯除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歸于公上散青苗錢

于沒屨而置酒於進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廢其三矣又恐其不佳矣則命媼女坐肆作樂以
惑之小民無知爭禁鬪毆官不能禁則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所
由始也太宗皇帝之凌民寧損上以益下新法惟剝下奉上而且誘民為惡陷民於罪豈為民父母之
意乎今官賣酒用妓樂如故無復彈壓之制而設法之名不改州縣間無肯釐正之者何耶

江南李主僣佛度人為僧不可數計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數尚多太宗乃為之禁至道元
年六月己丑詔江南兩浙福建等處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歲度一人自昔歲度僧道
惟試經且因寺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舉然雖奸猾多窺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無容自
朝廷立價鬻度牒而僕斯下流皆得為之不勝其濫矣

州長吏不親監決中唐以來為然引斷皆牙校監決于門外太宗恤刑慮有冤濫至道元
年亦六月己亥詔諸州長吏凡決徒罪並須親臨因太常博士王杲有請也今州郡杖罪

悉委戚幕官而徒眾必自監決帥府則以徒眾委通判聖朝謹嚴于用刑蓋以刑人命為重也喪家會僧道設齋作醮作佛事曰資冥福也出葬用以導引此何義耶至於鏡鉞乃胡樂也胡俗燕樂則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世倍而知至用鼓吹作樂又何忍也開寶三年十月甲午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太平興國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祖宗於移風易俗蓄意如此惜乎不能奉行也江南李唐日用鉄錢蓋因韓熙載建議以鉄六權銅錢四然銅錢之價相去甚遠不可強也江南末年鉄錢十僅值銅錢江南平民固不肯行運使樊若水請廢太平興國二年二月詔官收民間鉄錢鑄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是江南鉄錢尺然川蜀陝西用之故每鉄錢一貫重二十五斤銅錢一當十三小民鑄為器用賣錢二十於是官錢皆為小民盜銷不可禁止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請改鑄每貫重十二斤銅錢一當十民間

無利不復為矣慶曆初知高州皮仲容議米洛南紅涯魏州青水銅置阜民朱楊二監鑄大錢可當小三以之當十民間趨利盜鑄不已至八年張方平宋初以為當更乃改銅錢當十先是慶曆元年十一月詔江饒池三州鑄銅一百貫助陝西經費所積尤多錢重民苦之至是罷鑄鉄錢其患方息

舊制余官鎮廳應奉先於所屬選官至試方听解至礼部程文紕繆勒停不合格者贖銅永不得奉中格是對唱第日仍降甲蓋期待者厚非比寒士也雖欲假手其可得乎故當時由此塗出者皆為文人仁宗初開誘進之路天聖四年六月辛未詔免奉下第人免責罰仍許再應奉景祐元年復詔鎖听人不合格除其罪以試者高少而甲明之也然自是仕子心無所憚雖實無才能者亦求試矣 國朝故事三元張燈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曰上元張燈舊

止三夜今朝廷無事區宇安寧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令開封府更放七日夜後遂為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詔罷中元下元張燈官雖廢之而私家猶有私自張燈者余嘗任

山陽中元酒務張燈膏酒豈北方遺俗猶有存者耶此俗遇三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故
七夜用六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皂衣夜宜以皂頰天下蓋改用六日始時朝廷釐正之為始
月令開冰獻羔在仲春之月五季之亂訛舛至用四月淳化三年青詔改正之

祖宗留意民事丁寧戒飭雖州縣小官未嘗少怠太平興國八年三月詔應京朝官受
任於外并州縣幕職官朝辭於闕門宣旨戒嚴以其辭者之坐右不知此制廢於何時尚州縣小
官亦蒙皇恩宥綏決知自重思所以稱上意不敢自暴自棄矣惜無能奉行之者也

承平時闕多員外士大夫注擬必求須次者以自便蓋王事鞅掌久勞于外
還鄉里衣掃墳墓聚會親族料理生產作業勢使之甚而遠年繩以三尺不能禁
也淳化二年正月己丑詔京朝官釐務于外者受詔後給假一月澣濯所在州府
以赴旨闕遲者有深其後進士既多任子亦衆故東坡進策有一官三人共之

說以為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准佐官之日少閑居之日多而士夫至
於冒法兄今日而五六人共之耶

雍熙三年九月癸未詔知州通判幕職一縣官秩滿至京都於法書內試問于
全不知者量加殿罰所以闕防檢察癯老昏繆疾病之人也今知州到闕又頗
奏事通判而下不復奉行殊失祖宗謹重州縣勤恤民瘼之意豈非不才者
多惡其害已而不欲舉行之乎

漢天子印符曰璽後世因其名不改因初御前之印書詔之印天子合同之印其名
不正雍熙三年十月丙午並故為室別鑄用之

皇祐五年 仁宗以奉宸庫有美玉廣尺厚半之命製表為鎮國神室龐籍

篆文刘沆書牌

哲宗元符元年咸陽民段義獻玉璽云紹聖三年河南鄉脩造家舍掘得之
色錄如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背螭紐玉盤詔蔡京京奏議之咸以為真
秦璽也治仍曰為傳國璽徽宗大觀元年詔求美玉製八宝以易六璽十一月壬戌詔
曰永惟受命之符亘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旧六璽之用自天申命地不爰宝獲金
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宝既成復无前也以求年正月朔日御大慶殿恭受
八宝是舉恩數特厚政和七年九月辛巳又製定命宝以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
太和萬壽無疆為文廣九寸號九宝 二聖地符宝淪異域 高宗皇帝復製
八宝循大觀舊規也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值

仁宗皇帝誕生之日

真宗皇帝幸甚宰臣以

下稱賀宮中出包子以賜臣下其中皆金珠也是年

仁宗方就奉天生聖人

得於夢兆方五歲聖質已異常人故均福臣下者

真宗時開封府京畿縣受

納綿多取出刺訖事悉括其餘均賜官吏而官吏無厭愈更多取歲增不已

景德三年六月壬辰悉蠲之官吏所賜以官錢給其直

國初吏人皆大夫與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恥為之犯罪許用蔭贖吏有所恃敢
於為奸天聖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用祖令縣蔭詔特決之仍詔令
後吏人犯罪並不用蔭又詔吏人投募責狀在身無蔭贖方聽入役苟吏可
用蔭則仕是官不如為吏也誘不肖子弟為惡莫此為甚禁之誠急務不可
緩也

舊制京朝官實歷知縣三任入同判實歷三任入知州天聖六年七月已
亥詔自今任內有五人同罪奏舉減一任同判後改為通判之今因之各以兩

任四考閱陞

審官院定差知州軍並以資歷不容超越資歷當得不容不與天聖七年九月辛巳詔審官院之差申中書引上審視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罷之今都堂審察其遺意也

國初奏薦子弟之判甚寬不拘服屬遠近天聖四年始治臣僚奏薦須言服紀不許奏無服之親冒奏者不以赦原其後又以服屬之親疎為奏官之高下可謂良法乾興元年仁宗皇帝登寶位八月令奉天院試諸州諸進奏賀登位人曾奉進士試大理評事曾奉諸科試祕書省正字餘射校書郎不願試人太廟齋即凡四等試大理寺評事元封為假承事郎今為通仕郎出官從事郎試祕書省正字元豐為假承奉郎今為登仕郎出官迪功郎太廟齋郎元豐未改

今為將仕郎出官亦迪功郎其後例補將仕郎惟宰執得登仕郎

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壽春郡王以張仕遜崔遵度為友講學之所為資善堂

此資善之名所由始也自後元良講學所皆曰資善

五代諸侯跋扈在法殺人主家得自殺其奴僕

太祖建國首禁臣下不得專殺至建隆三年三月己巳降郡國斷大辟錄案朱書格律斷詞收禁月日官典姓各以聞取旨行之自後生殺之權出於上矣然朱家猶擅黥奴僕之面以快其忿毒真宗咸平六年五月復詔士庶之家奴僕有犯不得黥面蓋重成人飢膚也

祖宗謹重刑苟可以施忠厚者無所不用其至如詔太歲三元聖節不決死罪得淳化二年三月也今衆人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免則天聖四年四月辛未

詔也列聖相承莫敢不遵此所以祈天永命歟

祖宗舊制州郡公使庫錢酒專饋士大夫入京往來與之官罷任旅費所饋之後
厚薄隨其官品之高下妻帑之多寡此損有餘補不足固急不繼富之意也
其講睦鄰之好不過以酒相遺彼此交易復還公帑苟私用之則有刑矣治平
元年知鳳翔府陳希亮自首嘗以鄰州公使酒私用貶太常少卿分司西京
乃申嚴其禁公使酒相遺不得私用並入公帑其後祖無擇坐以公使酒三百小
瓶遺親故自直學士譙受散官安置况他物乎故先世所州歷郡得鄰郡
酒皆歸之公帑換易搭之一瓶不敢自飲也

師傳保輔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德重不可以居也師道之教訓傳其
德義保其身體如周召畢公之於成王可以當是名矣漢之張禹孔光辱
莫甚為鄧禹其庶幾乎後世以為當官而序進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出宮而
冠以師傳保之稱此何義也子雖賢而可為人父之師傳保乎况有年方孩幼即加
是官者尤悖理矣故

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賈黯立陳其非四月丙午詔止加三公大尉司徒司空是
也自此名正言順人無得而議宣政以後至以師傳保加之官豈其悖理尤甚矣
選人改京朝官俸於作縣多歷閑慢比折知縣資序熙寧十年二月戊子詔選人
磨勘改京朝須入知縣雖不拘常制不得學避近也此禁寢弛凡改官人有出
身任教授無出身任簽判二考滿則赴部注破格通判矣 孝宗黃帝申嚴
舊制仍以三年為任考第未廷或有過犯不得注通破判至今遵行之
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為二舅姑父母皆為其喪

太祖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
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內凡筵尚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
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於義為稱十二月丁酉朔
詔從之遂為定制江南初下李後主朝京師其群臣隨才任使公卿將相
多為小官惟任州縣官者仍舊至於服色倒令服錄不問官品高下以
示別於中國也

太宗淳化元年正月戊寅故文應諸路偽授官先賜緋人止令服錄今並
許仍舊其先衣紫人任常參官亦許仍舊遂得與王朝官齒矣

揚萬頃殺張甯素甯素二子璿瑋為父復仇殺萬頃張九齡歎活之李
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刑蓋九齡君子喜人為善林甫小人嫉人為
善好惡不同故也苟其父罪當死子不敢報雖父死不以罪或非出上命而為人所擠陷以死
可不報乎甯素之讐所當報也

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縣民甄婆兒報母讐殺人詔決杖遣之惜乎理
珠之不遇聖時明主也

歐陽脩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贖以報其德詔從之仍自負外郎贈郎
中後世以為美談不知又有先於脩者王魯為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
嚴氏自言幼孤叔以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李遵勗本名最崇矩之孫繼昌之子 真宗朝尚長公主御筆增為遵勗升為
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此為例突人倫治平四年二月 神宗皇帝子詔成英宗治
命應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升同父行蓋 英宗久歎釐正以病未果

出命故神宗以遺命行可謂善述人之事矣

士大夫治小民之爭者縱小民妄訴雖虛妄灼然以不反坐甚而听其暴越幾於樓攬生事矣曾不思善良之民農官府如虎狼可受屈抑不敢理雪而奸猾之民以怨曹把持為生與吏叢囊視官府如私家肆行不忌士大夫墮其計中為其所困殊不自覺良可嘆也

大祖皇帝乾德二年正月乙巳詔應論訴人不得暴越陳狀違者科罪聞其創業之初首念及此慮為良善言也

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詔訴望好持人短長為鄉里害再犯徒三犯杖訖送軍頭引見司苟能舉而行之庶幾妄訴者息矣

舊制甚喪百日內妨試等卑長幼同士人病之及入京冒哀執同文試泊中選被人論訴不免坐罪天禧四年二月壬申翰林李士承旨晁迥上言諸州士人以舊制妨試奪湊京較請自今卑幼替喪不妨取解詔從之自後冒哀求試者寡矣

大凡人家尊長替喪多身高者卑幼替喪多年幼者免避卑幼則妨試立選固初宗室尚少隸宗正寺仁宗景祐三年以宗室衰及特置太宗正司以皇兄寧江軍節度使乞

讓知太宗正事仍詔自今於祖宗後各擇一人為之尚質而不以葭糾正違失凡宗室奏陳先委詳酌而後聞不得專達其後又以宗主出居外州於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置南外宗正寺若仁宗可謂能守家法矣今州縣義倉米始於仁宗時始集賢校理王琪嘗於景德中陳請乞年正稅二斗別輸一斗領於轉運遇水旱賑給有會議不同而止慶曆元年九月琪申前議上特詔行之至新法行又增作每一石收一升然水旱賑給於賴多為行之日久官吏視為公家之物遇賑給薪惜特甚殊失元立法之意

仁宗重基謀之選景祐元年四月癸丑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理刑又詔奉三
丞以上嘗歷知縣人除御史理刑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判官自清要而歷繁劇
選任既重一時號稱得人明道元年七月辛卯又以諫官無治所乃以下門省充諫院而別
創門下者於右掖門之西蓋朝臣皆有人局之所獨諫院無之故也

真宗欲以太宗配天於南郊而太祖之配不可改乃奉 祖宗並配 仁宗郊天又
蓋以真宗配今南郊又以嘉祐七年因揚改乃定以 真宗則是以三帝配上帝矣
祖宗並配矣

祖宗重堂後官更用士人其叙遷 至員外郎者與外任其後多不願出惟求子孫
恩澤遂以為例 英宗嘉祐八年中書奏今後願留人雖許供職其諸房提點
並須擇才俟取事備奉方補如不取事堂除知州蓋循以士流之故優之也新法

既行增置宰屬而士流不復為堂後官因是腹削舊制堂後官外任止與通判不得為知州
先是皇祐三年四月詔堂後官無得佩魚若士人選用而至提點五房方許佩魚以示別也
今雖非士人選用皆佩之矣

先聖後嗣自先聖封文宣而王錫爵者稱文宣公文宣謚號也謚號非子孫所可表
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為衍聖公蓋取衮封之義

舊制婦人冠以漆為之而加以飾金銀珠翠彩色裝花初無定制 仁宗時宮中以
白角改造冠并疏冠之長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議者以為效

仁宗亦惡其侈皇祐元年十月詔禁中外不得以角為冠梳冠廣不過一尺長不
過四寸梳長不得過四寸終

仁宗之世無敢犯者其後侈靡之風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魚枕梳不得白角又

易象牙珉瑁矣

國朝武臣正任十年一遷官熙寧八年特詔附馬都尉七年一遷官仍着于今非特示復以所以杜其非理乎請也元豐六年二月癸未詔吏部七年磨勘更不敢言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終而詔以河南府李為西京國子監以為復賢之所置分司其後南京北京皆援為之崇寧四年秋七月丙午朔詔罷三京國子監官各處司業一員其抵具體而微矣

皇朝追褒先賢皆有所因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詔封扁鵲為神應侯以上疾愈醫者許希有請也徽宗崇寧元年二月封孔鯉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崇先聖之

嗣也六月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重節義之風也宣和元年五月甲申封劉德用冠冲觀奴真君莊同微妙元通真君尚虛無之教也然仁宗因醫者

之諸姑勉從之伯魚子思之封以配享從例封也伯夷叔齊子來之國豈求身後虛名莊列物外人何羨真君之号不必封可也

京師誠於禮部者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為武城宰子夏股列國不知何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誠禮部者皆禱于皮場廟皮場即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元年

六月傳聞皮場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為灵貺侯今廟在万壽觀之晨華館、身貢

院為鄰不知仁人之禱始於何時雖因何而知廟也王安石創宮觀以處新法之異議者非泛施行之士大夫也其後朝臣以罪出者多差宮觀以三十日為任無得過兩任其

後不拘此令矣元豐初詔檢正官檢官詳各以四頁為額亦曰都事錄事承旨分房掌官其品秩尚卑改和更制品秩甚高各置一員通掌諸房權諸房權任甚重而所以擢者或出於人主親擢則宰執反憚之所請不敢不從出於宰臣進擬則人主反疑之因是品位不進近世日宰

屬樞屬官為旋高人不以為樂其人主親擢則又有跳出旋高之號頗恃以自矜矣
樞密使拜罷與宰臣恩數等皇祐五年高若訥為樞密使罷政 仁宗惡其奸邪特令舍
人草劄罷之以示貶黜其後皆以前宰臣為之皆帶平章事罷政宣麻如故而自執政
拜使者罷政不復宣麻踵若訥故事也

淮南轉運使舊有三員皆在楚州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詔從一員於廬州南渡以後
廢江淮發遣運使而治楚州者移治真州治廬州者移治舒州其後又自舒州移
治無為軍矣大庠齋廊後改為假將任即致和六年十一月詔假版官行於哀亂之
世不可循用改假承任即為通任即承秦承務即為登任即改舊通任即舊登任
即為備取即假將任即去即字見任今改人并帶假人但改正稱呼更不給告勅
舊貼取止於直秘閣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手詔天下

人才富盛趙言越二者衆不足以待委士可增置直徽猷閣直顯謨閣直宣文閣直天章閣祕閣
修撰集賢殿修撰凡九等中興以後人增敷文煥華文寶章玉等矣等級既多遷轉亦易非
舊比也

今判部判寺判監判院之稱乃官制未改以前實稱今既加於實稱之上可謂重疊昔有判刑
部判禮部判兵部判工部惟吏部一部無之蓋以流內銜三司徒易其名矣官名既正又加
以判甚無謂也其他寺監亦然至於登聞檢鼓院進奏院應稱判政和五年言者謂官
制之改稱判者悉除去惟太宗正司以官尊者稱判其次為知若六院不可復言判也遂詔悉
改為監今之右文殿修撰舊為集賢殿修撰政和六年四月奉御筆集賢殿舊無
此名祕書省殿以右文殿為名可改為右文殿修撰

今之宣教即即者之宣德即政和四年九月詔宣德即與宣德門名相犯可改為宣教即見

任人不別給告但改稱呼 政和四年八月詔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殿學士為改樞密直學士
為述古殿學士恩教品秩并依旧中興以後端明復旧而述古與樞密直皆廢矣

大夫之稱亞於卿而即官上應列宿文臣以階官宜也况其来自古初非創立意立名故
神宗正官名遠考古制以大夫即易職事舊稱為寄祿官武臣橫行正副使之稱

與承制宗班供奉侍帶奉取借取差使借差非名之不正也故知乃志易以大夫即之稱
此豈被堅執銳馳驅弓馬者之所宜稱乎橫行以十二階易十二階猶之可也正副使各拿
九階並以八階易之無乃輕賤名器之甚乎昔之起轉猶作九資則是副使四十五年可轉不
過四資是歲四十五年為六十年矣

祖宗多為武臣等級責其功有奇功殊勲無因超越故文臣正即員即各止於三轉而
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轉聖君宏謨一旦建於建議之臣使良法美意掃地無遺最甚者

稱謂不顧義理所在若文武官各一依元豐之制則人無得而議矣 紹聖三年三月監察御史常

安民言乞者 祖宗用人之制脩立權待即遷進法詔三考議之章惇因奏乞自起君即舍人

侍御史帶修撰除者滿三年取旨自七寺卿國子祭酒太常少卿祕書省監直龍圖閣除

者滿二年取旨除正修撰與外任取事備卒者再留二年取旨除正考外任除待制即才能

為衆所推績效顯著朝特置拔擢者不拘此令詔從之且天子侍從之臣非有才能績效

而可冒居之乎信如其言始如註擬常調計資歷歲月者之為也是時雖出此令卒莫

能行章惇之意蓋欲假此令以扼異己之人而不次超越者則曰人主特拔擢也豈不思哉

慶曆二年富弼乞罷殿試上令尚書禮部奏各次第唱名蓋以廷試惟用詩賦士子多俾

年故也王堯臣梁適皆狀元及第以為機已正月辛巳方從弼之請終未遷從堯臣適

之請復舊制 慶曆元年十一月郊祀社文武功臣不限屆數賜秘門立戟文武臣僚許主

家廟已賜門戟給官地脩建此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門以別戟者想是時必有
立戟之人近代此制不奉無能奉旧事以為言者若家廟則忠不能行至宣統三年十二月
甲申朔復頒正至以上家廟之制從奕序之請也然一時議者欲令立廟之孫衣其封爵世降一
等自公而正視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僅二世或有擬衣封公爵惟三路先聖之後有之
此制一世數世之後必多又子孫式孫多卑官不應衣公侯之爵矣終不失竟尼不行是
不詳考前代之制也君子惜之

國朝自 真宗法令寢寬臣僚或以恩澤及所轉官為子孫乞賜科名則召試而士之或
乞親屬陞陟注起越差遺自小官即為通判知其降官降差遺亦授此陳乞叙復大抵
皆公卿大臣牽於人情而不可拒者積日累月不可數慶曆四年正月丙戌詔並樂止
不得陳乞

今縣邑門樓皆曰勅書樓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詔曰近降制決違頗多或有整葺刑名申明制度
多所散失無以講求論報論期其傷私氣自今州府監縣應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咸著
于籍受代批書印紙曆子違者論罪則是勅書樓州縣皆有之也今州郡不聞有勅書樓矣
唐有王會通皇朝亦有四矣述職通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館張復上言乞纂朝直諸
國衣冠畫其刑狀錄其風俗以備史館廣記從之是時外夷來朝者惟有高麗西夏注
輦占城三佛齊蒙國達靼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

國初進奏官循五季旧例假官至御史大夫諸國既平天下一統諸州各置進奏官專造
京師多至百數混於皂隸不復齒於衣冠之列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戊辰詔諸
州進奏官十年以上補三班奉職每遇郊祀叙補五人迄今為例

种放有別墅在終南山聚從講孝性嗜酒種秫自釀林泉之景頗為幽勝 真宗聞之

欽幸其家而不果咸平六年遣使畫道以進之日己未詔輔臣觀于龍圖閣再三褒美
放父翊嘗為吏部令史出官為長安簿放幼好學長以古道自任奉母隱居於終山之豹
林谷自稱退士作退士說數千字文號雪溪醉叟太宗廟屢詔不起張齊賢荐其節行可
勵風俗

真宗復遣中使詔之起為左司諫諫議大夫給事中力請還山從祀東封進工部侍郎終
身不娶既卒朝廷錄其終世雍為同享寃出身

唐人重於避諱國初此風尚在劉溫叟以父名無終身不聽樂部曲部監臨家諱尤盛

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詔內外臣僚三代名諱止可行於也州縣長史不得出家諱新
授官職有家諱者除三有御史基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許

準

勅上言餘不在改諱之限然法令明載官稱祀高曾祖父諱冒居者有罪則是與此
詔相反也豈非此詔既行之後人無廉取習以成風故又從而禁之耶

民間訴水旱田為限制或秋而訴夏旱或冬而訴而秋旱往於取割之後欺罔官吏無
從覈突拒之則不可听之則唯信故 太宗淳化二年正月丁酉詔荆湖江淮二江州四川領

南管内州縣訴水旱夏以四月卅日秋以八月卅日為限自此遂為定制

國初州郡官屬皆長吏自行奏辟姓名未聞於朝已先蒞取洎至命下則已蒞月
日皆為考任太抵皆其宗族親戚也

太宗雍熙四年八月乙未詔曰請處奏荐多是親黨既傷公道徒啓倖門今後如
有員闕處當以狀聞自後奏辟不敢私於親戚或犯此令者人得而指搆之稍知
所畏忌矣

唐制乘驛者給銀牌五代廢事草倉但樞密院給牌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偽作

牒乘驛謀反擒補伏誅六月戊午詔復旧制應役者並給餼牌中興以後自此制不復講矣

仁宗史有染工自南方來以土礬葉燒灰染紫以為黝獻之宦者洎諸王無不愛之乃為朝袍乍見者皆駭現士大夫雖慕之不敢為也而婦女有以為衫襖者言亟論之以為奇褒之服寢不可長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詔嚴為之禁犯罪者誅之中興以後駐蹕南方貴賤皆衣黝及以赤紫為御受紫亦無敢以為衫袍者獨婦人以為衫煖可

真宗時詠進士初用湖名法以革寒私之弊張士遜以監察御史為巡補官因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明日當引詠願出以避

終

